

报告

将“一带一路倡议” 武器化

丹尼尔·R·拉塞尔、布莱克·H·伯格



将 “一带一路倡议” 武器化

丹尼尔·R·拉塞尔、布莱克·H·伯格

2020 年 9 月

一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报告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ASPI) 以提供解决方案为导向的使命，并致力于应对亚太地区在安全、繁荣、可持续性以及制定该地区共同准则和建立价值观方面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作为一个高级别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旨在提出包含亚洲顶尖专家最佳思维的政策理念，并与决策者合作，以将这些理念整合并付诸实践。

作者介绍

丹尼尔·R·罗素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国际安全和外交部门的副主席。他曾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并在最近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他还曾在白宫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理事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在此期间帮助制定了奥巴马总统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策略。

布莱克·H·伯格是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高级项目官员。在加入 ASPI 之前，他曾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中心的研究助理。他的研究侧重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东盟之间的政策。

作者对玛莉卡·罗宾逊在研究和编写本报告方面所提供的协助表示感谢。

该项目在纽约卡内基基金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和亚洲协会对其主办的报告和出版物中所涉及的公共政策问题和其他问题不持机构立场。本报告所陈述的事实和表达的意见均由其作者个人负责，这并不能反映本组织及其董事会、员工和支持者的意见。

© 2020 亚洲协会保留所有权利。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

网站：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

推特：[@AsiaPolicy](https://twitter.com/AsiaPolicy)

脸谱网：facebook.com/AsiaPolicy

电子邮件：policyinstitute@asiasociety.org

纽约

725 Park Ave

纽约, 纽约州 10021

+1 212 288 6400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779 Massachusetts大道 NW, Suite 805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36

+1 202 833 2742

目录

缩写	4
前言	5
I. 简介	7
II. 完全是“互利互惠”： “一带一路”倡议的官方框架	10
III. 紧随贸易的是国旗： “一带一路”是中国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13
IV.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挑战	15
V. 如何利用“一带一路” 倡议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的安全挑战	18
VI. “战略支点”与“一带一路”	23
VII. 拼凑拼图	29
VIII. 意义	36
IX. 结论	42
X. 编后记：塑造美国的响应	45

缩写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BRI	“一带一路”倡议
C4ISR	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 监视和侦查
CCCC	中国交通建设公司
CCP	中国共产党
CITIC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CMEC	中缅经济走廊
CMPort	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CPEC	中巴经济走廊
ETF	护航编队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OIP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PS	全球定位系统
HADR	处于人道主义的援助和救灾
ICT	信息通信技术
IMET	国际军事教育训练
IT	信息技术
MEU	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
MOOTW	非战争行为的军事行动
NDRC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ODA	官方发展援助
PLA	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AF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PLAMC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
PLAN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PSC	私人安保公司
RO-RO	滚装船
SCO	上海合作组织
SEZ	经济特区
SLOC	海上交通线
SOE	国有企业
UNSC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USIDFC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VFA	来访部队协议

前言

印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急需基础设施融资和发展。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正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并同时扩展到空间、数字和健康领域。尽管中国领导人宣称“一带一路”是一个“双赢”的发展工具，并否认任何潜在的战略目标，但这些声明并没有完全消除东道国和其他各国首都的怀疑和担忧。

为此，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在2019年准备了一份题为“一带一路”导航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尽管“一带一路”填补了基础设施融资和发展的关键空白，但也导致出现了许多在财政、商业、社会或环境上不可持续的项目。因为“一带一路”的规模和范围之大，所以哪怕在标准和实践方面稍有改进，也可以为项目东道国带来巨大进益。ASPI强调，如果将国际和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最佳实践和标准结合起来，则将在整体上显著提升“一带一路”项目的可持续性。

但是，中国更加强硬和具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军事和民用部门的持续融合引发了项目东道国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担忧，他们认为某些“一带一路”投资远不止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华盛顿、东京和其他国家对中国政府不可告人的动机，以及“一带一路”项目在商业和军事上的双重能力和战略意义变得更加警惕。

中国的关于军事飞速实现现代化的计划、日益普及且越发自信的海军、空军以及对世界各地港口的明目张胆的需求都加剧了西方对“一带一路”在中国安全战略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此外，“一带一路”通过发射北斗卫星网络向空间领域进行扩展以及通过“数字丝绸之路”来对数字领域进行扩张，这令人对中国政府可能如何使用“一带一路”的技术特点来增强其对受援国的影响力并获得军事优势抱有更多的疑问。尤其令人怀疑的是，印度洋重要贸易沿线的一些港口似乎过度建设，但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些港口似乎更可能会用来被作为潜在的海军基地，而不仅仅用作商业运营。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ASPI决定对“一带一路”在印太地区的特定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审查，以评估“一带一路”在军事和地缘战略方面可能起到的作用。该项目旨在以事实为基础的前提下客观地审视“一带一路”沿中国重要补给线的军事意图、参与和利益。此报告对ASPI正在进行的其他一带一路分析工作进行了补充，如《为“一带一路”导航》项目。

ASPI副主席丹尼尔·拉塞尔通过与ASPI的资深研究员布莱克·伯格合作来开展这项工作，丹尼尔·拉塞尔是专注亚太事务的外交政策资深专家，他具有深刻而有价值的专业知识。

ASPI 在此非常感谢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越南、中国和美国的许多对此项目提供帮助的联系人以及专家顾问团，其中众多杰出的成员慷慨地分享了他们的时间与智慧，为这项工作提供了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丹尼和他的团队制定了一份经过仔细研究的且富有见地的报告，此报告对“一带一路”军民两用项目的性质及其对中国、地区和美国的潜在战略和军事影响进行了重要阐述。

最后，我要感谢卡内基基金会对这一重要项目的慷慨支持。

陆克文阁下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

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

I. 简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是涉及近140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的大规模国际基础设施项目。¹ 习的宏伟愿景在于构建一个全球基础设施网络，以促进各国在贸易、投资上和与中国的连接。该倡议是由不同项目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的，其中的许多项目要比“一带一路”这一倡议出现的更早。“一带一路”是由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的。它包括大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其涉及能源、交通、采矿、信息技术（IT）、“智慧城市”和经济特区（SEZ）。在原有的“一带一路”的基础上，现在还新增了“数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健康丝绸之路”和“绿色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走廊和道路的扩增为北京提供了一种用于支持其外交和经济政策的全能工具，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将不同的力量关联到一个类别下的品牌。

保持党的控制并确保国内安全与稳定仍是习主席的首要任务。但是，“一带一路”是他扩大中国影响力和确立中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战略核心。“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在2017年就被纳入到中国共产党（CCP）的宪法之中。“一带一路”还有助于形成结构性经济优势，以使得中国能够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将商品运输到欧洲和其他国际市场，同时，通过“一带一路”走廊还能够以低成本获取自然资源。“一带一路”还能提高竞争力并实现可靠的能源进口，以支持中国在2049年实现百年目标，即成为一个强大而富强的社会。

中国领导者一直将“一带一路”定义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倡议，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²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宣言所述，该倡议旨在加强金融、贸易和民心相通，解决基础设施融资和建设的迫切需求，加强政策协调，进一步实现金融一体化。³在2019年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习主席宣称“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⁴

港口基础设施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因为港口对中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安全访问港口使中国能够将商品运输至那里，以满足其工业与国内需求，并将其产品有效地推向市场。作为能源以及商品的运输渠道，港口及其相关海上通道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因此，需要保护它们。



来源：华尔街日报

港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几个战略组成部分之一。它还包括其他形式的交通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机场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如管道和大坝。事实上，能源项目占“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44%左右，超过了交通基础设施（约占30%）。⁵尽管实体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但“一带一路”远远不只是陆上资产投资组合。该倡议向数字和空间领域的扩展凸显了其包罗万象的性质。“数字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的推出为使用中国技术和接入中国网络提供了一种途径，从而为北京加强与伙伴国家与地区的数字连接、推进中国技术标准并支持中国作为科技强国崛起提供机会。

然而，北京不遗余力地避免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其国防目标联系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PLA）在该倡议中一直保持低调。高级军官经常宣称解放军没有参与该项目，事实上，“一带一路”海外设施通常由东道国政府来保护，或由越来越多的表面上为私立公司的中国安保承包商来保护。习主席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是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

作为一种用于创建由中国主导的扩大区域生态系统的工具，“一带一路”在军事上和商业上会对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国家不利吗？

不包含军事目标。直至2019年，中国国防部长在向海外听众发表讲话时才明确提到“一带一路”倡议，仅仅表示中国军队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寻求与外国军队友好合作。⁶

然而，人们对“一带一路”和中国别有用心的战略动机持高度怀疑。一些人怀疑这与中国更广泛的“大博弈”有关。政策分析

人士和中国观察人士经常警告说，“一带一路”是用于推进中国共产党雄心的一项努力，以确保中国的霸权国家地位。⁷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他担心“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互联互通会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⁸美国国防部部长马克·埃斯珀指责中国利用其海外投资迫使其他国家做出次优安全决策。⁹美国印太司令部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将“一带一路”形容为“推进中国安全问题的幌子”。¹⁰日本的2019年国防白皮书则强调了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正在促进解放军向印度洋和太平洋、非洲和欧洲扩张的担忧。¹¹

最后一个担忧指向了中国对全球港口的贪婪需求——建设、购买或运营港口——绝不是出于善意，特别是在中国军事现代化计划和全球部署海军发展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中国已拥有或在运营的一大批港口，尤其是印度洋沿岸的港口，是否会串联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基地链，以支持中国的海上作战能力（被称为珍珠链战略）？

中国承认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是解放军的吉布提后勤保障设施，该基地位于连接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的海峡入口处，通过该海峡可进入欧洲市场。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是“一带一路”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尽管投资多年，但却被船运交通绕开，甚至可能在数年内都不会盈利（即使有盈利的可能）。¹²同样，位于中国通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石油生命线沿岸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显然未能吸引足够多的商船，使该港口在经济上可正常运行。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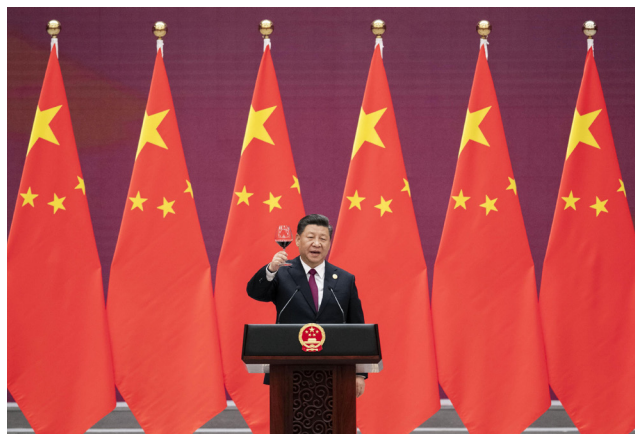
如果这类“一带一路”项目不是由商业逻辑驱动的，那么中国在印太地区发展基础设施资产的真正理由是什么呢？它们会不会是北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用来推进战略和国防重点的“特洛伊木马”？中国能从这些项目中获得哪些军事和/或战略优势或能力？尽管以发展和商业的名义进行推广，但这些基础设施资产是否有意具有军民两用功能，或者可随时转换为军事基地使用？中国是否将其港口项目与“一带一路”的各种其他形式的影响力相结合，以有效地将“一带一路”武器化，从而增强其强制性和军事的力量？

人们对“一带一路”技术走廊也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当然，发展中经济体将从下一代中国技术和系统中受益，这些技术和系统可帮助他们加速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但是，北京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这些技术资产有什么好处？通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中国可以积累什么样的军事和战略优势？作为一种用于创建由中国主导的扩大区域生态系统的工具，“一带一路”在军事上和商业上会对美国及其志同道合的国家不利吗？此报告将审视这些问题。

II. 完全是“互利互惠”：“一带一路”倡议的官方框架

中国一直寻求将“一带一路”塑造成能够实现中国与东道国互利共赢的“互利互惠”和平倡议。中国还在努力淡化“一带一路”及其具体项目在军事或国防方面的任何特征。2017年，北京有意将“一带一路”的官方英文翻译由“strategy”（战略）更改为“initiative”（倡议），以减少其地缘政治色彩。¹⁴ 同年，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费心地向国际社会保证，“[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不会诉诸过时的地缘政治手段”，甚至援引了20世纪50年代那陈旧的不结盟原则。¹⁵ 在另一个论坛上，习主席强调，““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而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联盟。”¹⁶

为了与中共淡化“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因素的努力保持一致，中国军方官员倾向于淡化解放军在“一带一路”项目设计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在海外拥有和运营港口的战略利益。¹⁷ 退役海军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PLAN）前副参谋长张德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没有在海外建立军事机构或对其他海外国家构成威胁的机构的议程。”¹⁸ 此类声明与中国长期以来让世界相信和平意图的努力相一致。2019年的国防白皮书给出了令人宽慰的保证，中国“反对侵略和扩张……决不走追逐霸权、“国强必霸”的老路……永不威胁任何国家，永不谋求任何势力范围。”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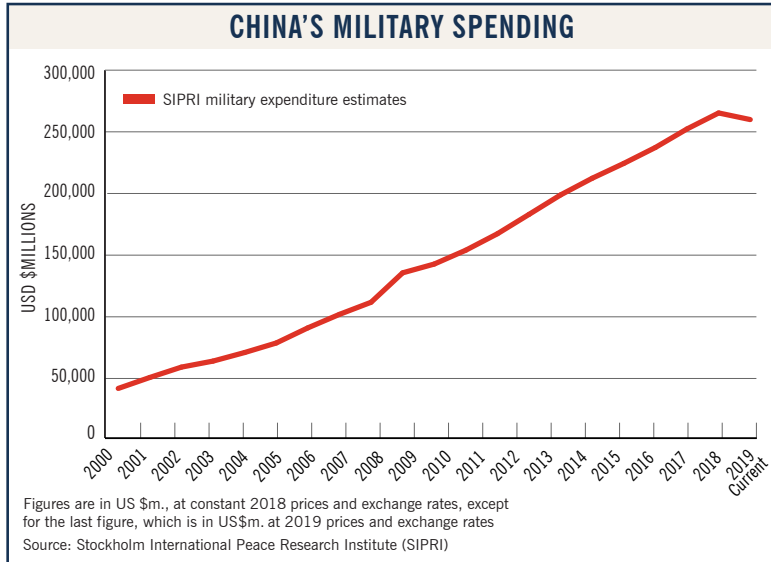


2019年4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发展倡议峰会的晚宴上祝酒，Kyodo News Stills，盖蒂图片社，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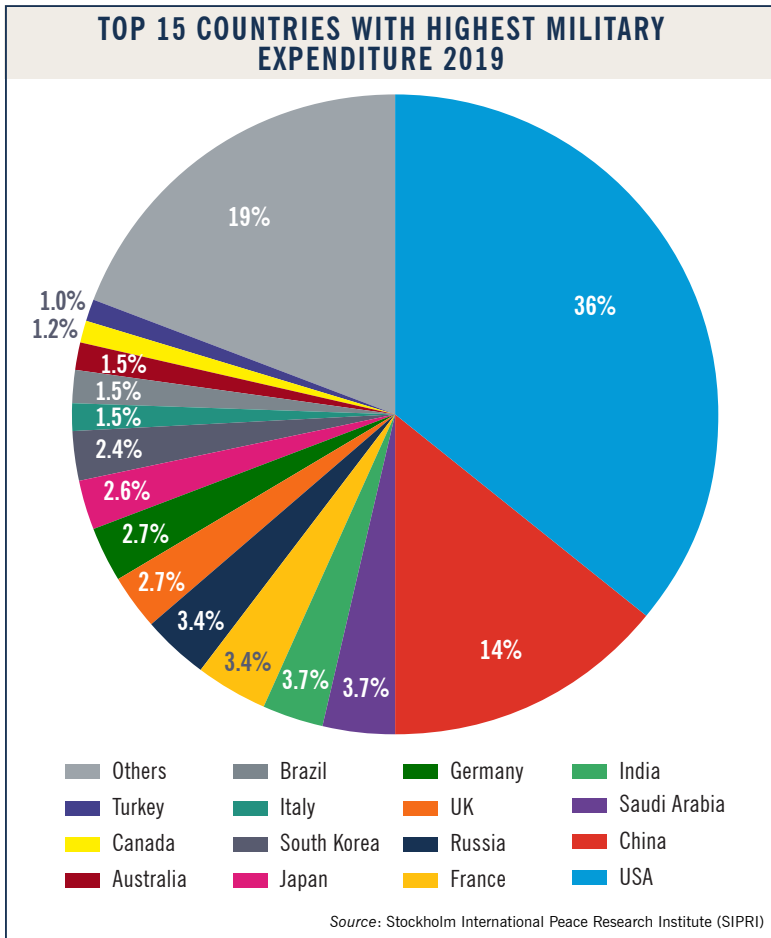
北京关于其崛起的和平性质、尊重别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致力于互利共赢发展的主张共同构成了其“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背景。为了消除人们“中国威胁”的看法，北京日益展示自己所肩负的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北京将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HADR）、反恐活动作为中国致力于国际社会公益事业的典范。

中国需要就其崛起的和平性质提供保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国防开支及其军事资产的生产 and 部署的大规模增长所推动的。中国的实际国防开支已从1999年的369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664亿美元。这一数字仅次于美国，几乎是日本和韩国总和的三倍。²⁰

尽管北京的军事战略目标仍主要集中在保卫中国的边境和近海，但通过2015年以来的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发展，解放军已显著增强了其在更远地区作战的能力。新的军事资产提高了其远征的能力。远程轰炸机和改型特种任务飞机扩大了人民解放军空军（PLAAF）的作战



范围。中国海军的新军舰（包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以及可在更远的海域行动的支援补给舰）增强了军队超越大陆防御和展开远征行动的能力。²¹ 中国造船厂正在生产新的军舰，包括先进的、高性能的水面战舰和潜艇，其生产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及其盟友。据估计，到 2021 年，中国将拥有大约 124 艘军舰和潜艇，将适合执行“公海”海外任务。²² 此外，中国的造船厂也在大量生产商用滚装船，可用于补充中国的军事海上补给能力。²³



中国宣称的和平意图已受到普遍的怀疑。201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声明，中国正在部署军事力量，以在危机时期阻止美国介入，在和平时期挑战美国在关键商业区自由行动的能力。该声明指出，中国的行动“在低于公开军事冲突限度下游走在国际法的边缘”，并警告称，北京试图在印太取代美国，并在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重新构建该地区的秩序。²⁴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警告称，中国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呈指数级增长，并继续在中国南海有争议的岛礁上继续军事化，尽管中国公开承诺不会这样做。²⁵ 就连通常谨慎地对北京的威胁行为发出警告的东南亚各国政府也表达了对中国南海的行为的担忧，虽然没有像菲

律宾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那样直言不讳地把中国的活动比作纳粹德国在二战前吞并苏台德地区的行为。²⁶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野心表示担忧，但很少有政府会直接谈到“一带一路”的军事影响。印度就是其中一个国家，它对“一带一路”的中巴经济走廊（CPEC）持警惕态度。印度官员和评论人士还更广泛地表达了对构成安全威胁的印度洋“一带一路”项目的担忧。²⁷ 这些警告体现在五角大楼 2019 年发布的两份报告中，报告预测因为中国认为有必要为海外项目提供安全保障，“一带一路”项目可能会推动中国的海外军事基地的发展。²⁸

中国一直否认存在海外基地建造计划——最近还驳斥了有关通过与柬埔寨签署协议将部分戈公岛港口租给中国海军使用的报道。²⁹ 但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避免扩张主义的说辞否认了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想法。中国国防白皮书宣称：“中国不谋求军事扩张，不在任何外国驻军或建立军事基地。”³⁰ 中国官员反复告诉西方观众，“中国未占领过一寸外国领

中国还努力淡化“一带一路”及其具体项目的任何军事方面或国防相关特征。

土.....也没有任何海外军事基地。”³¹ 正如国防大学的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建立海外基地会损害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大国的形象，并因此威胁其经济的增长。³²

这并不意味着建立海外基地的想法不存在争议。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在《环球时报》的一个专栏中写道“如果我们对不结盟和不驻扎海外军队的原则保持僵硬的理解.....则只会给自己制造麻烦，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限制。”³³ 次年，中国在加入亚丁湾的多国打击海盗行动后不久，一位知名学者就指出，海外基地不应成为禁忌，他写道：“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不是我们要回避的想法，相反，这是我们的权利。其他国家建立的基地似乎是用来保护他们的海外权益。”³⁴ 近 7 年后的 201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吉布提后勤保障设施的建立似乎反映了这一逻辑，并很可能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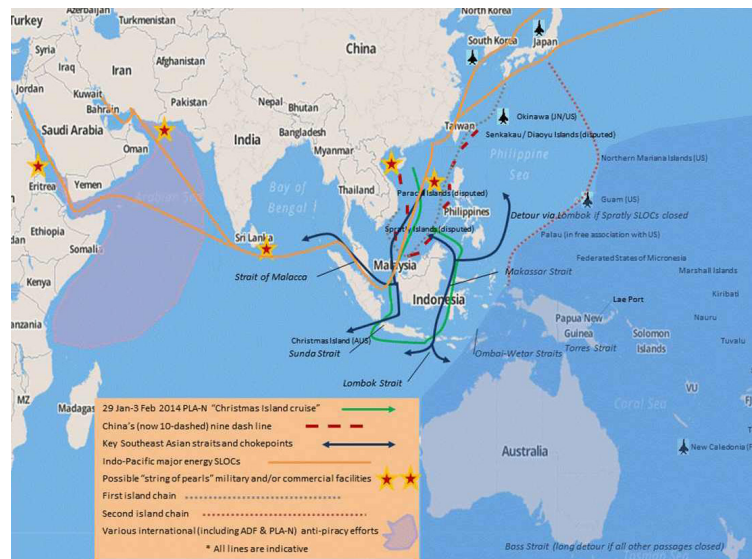
III. 国旗跟着贸易走：“一带一路”是中国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在习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始终如一的主题和前进目标。习近平也明确表示，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始终“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强大军事力量。³⁵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军事战略一直是对国土安全的“主动防御”。主动防御的基本前提为中国仅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才发起进攻。³⁶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海军的任务为尽可能让潜在敌人远离中国的经济引擎——东部海岸。

中国军事现代化背后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和驱动力为阻止台湾独立，并最终迫使台湾与大陆统一。中国 2019 年国防白皮书强调了这一战略威胁的重要性，声明不仅要“反对和遏制台独”，还宣布“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挫败，捍卫国家统一。”³⁷ 这一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为发展一支力量，能够去劝阻、威慑甚至挫败任何企图干预中国近海及台湾问题的第三方势力。

2004 年，在“新的历史使命”的口号下，胡锦涛主席通过赋予军队保卫中国海外利益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扩大了公开宣布的中国安全利益地理范围。³⁸ 十年后，中国“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军事战略反映了其对领海权愈加重视，也强调了技术、数据收集和解放军各军种联合作战的重要性。2012 年，在第 18 届党代表大会上，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应成为“海上强国。”2013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长期以来的“近海防御”战略修改为“近海防御、远海防卫”。在 2019 年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军事白皮书上，北京呼吁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安全利益以及海外利益。⁴⁰

鉴于中国海外利益的迅速扩张，以及对通过易受攻击的海上交通线（SLOC）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这种军事战略的演变可以理解，也符合中国的战略逻辑。为满足自身安全需要，并向“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的双重海军转变，中国首先增强了保卫边境和周边海域的军事力量。然后转向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执行远洋海军防卫任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并开发了新功能。这些措施增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让对手付出代



来源：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价以及限制他方进入第一岛链（从千岛群岛延伸至台湾、婆罗洲和黄海、东海和南海）及在其中自由机动的能力。额外的远洋防卫任务需要新的远征能力和训练，以保护海上交通线和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资产组合。这促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在第二岛链上的海上优势，该岛链从日本穿过关岛，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亚。⁴¹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种扩大的军事战略伴随着国防开支的急剧增长，也正是开支的增长让该战略得以实现。这种增长也与更加重视海洋领域的目标相一致。自 2015 年以来，中国的总体国防预算增长了 55% 左右，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经费增长了 82% 左右。⁴² 中国海军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其潜艇、补给舰、导弹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以及如今的航空母舰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些蓝水资产增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更远海域的作战能力。⁴³

但这种扩张并不限于硬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与了除战争以外的广泛军事行动（MOOTW），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平民撤离以及第二岛链以外的反海盗行动。随着行动区域的扩大，中国军队需要后勤系统来补充和支持部署在海外的军队。其中一些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资产和行动来完成的。但大部分供应和补给是通过不断扩大的中国商业物流网络来进行的。通过制定促进军民融合的多项法律法规为这种协同作用提供了支持。具体而言，这些措施使解放军有权要求民用舰队和商业资产为其提供支持。稍后再详细介绍。

显然，中国已经研究了美国的“剧本”，在某些方面，似乎正在根据中国的特点对其进行改编。正如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利用军事外交来增强和补充传统的政治与经济外交途径那样，我们看到中国也在越来越多地从事类似的活动。这包括增加武器销售、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以及教育和培训计划。

尽管中国人一直不愿承认“一带一路”项目或战略中有明显的军事成分，但他们一直在大声疾呼，主张将安全和发展联系起来。⁴⁴ 一方面，安全是国内外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条件。就像前国务委员杨洁篪所说的那样，“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为稳定和安全提供了支持。杨还指出“要实现持久的安全，发展和繁荣必须要具有包容性。”⁴⁵ 为强调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 2013 年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表示，“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周边的稳定性，以便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立起区域经济的新秩序。⁴⁶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他随后警告说，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国家面临“冲突、动荡、危机和挑战”，需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地……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⁴⁷ 最近，在对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习明确呼吁加强“一带一路”安全系统，以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人员和项目。⁴⁸

IV.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挑战

只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土野心没有得到保障，中国的近海与远海防卫需求之间就会存在固有的紧张。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目标包括统一台湾（必要时通过武力来完成）、对中国南海和东海部分或全部海域行使主权以及保护与印度相邻的陆地边界。这些优先事项往往会限制中国可用于在东亚以外部署军力的资源。尽管如此，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和项目的增长已推动了军队（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的能力。

中国军事科学院在 2013 年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评估称“海上航线和航道已成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脉”……但这些航线和航道既不被我们拥有，也不受我们控制；万一发生海上危机或战争，我们的海上航线有可能会被切断。”⁴⁹ 这些海上航线从北非和中东出发，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海。中国大约 80% 的进口石油通过这些通道进行运输。⁵⁰ 更广泛地讲，中国近 40%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来自对外贸易，其中超过 60% 通过海路运输。⁵¹ 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海上交通线来运输能源供应和货物，北京对海上供应线的脆弱性的担忧无可厚非。中国发改委对关键海峡可能成为战略咽喉的风险保持警惕。维护海外利益和保护海上交通线的使命主要落在海军身上，2018 年，南海舰队司令王海指出，我们“必须密切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并确保战略能力能够向中国利益发展的地方延伸和辐射。”⁵²

随着作战区域的扩大，中国军队需要后勤系统来补充和支持部署在海外的部队。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采取措施来提高海外作战能力，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和海外作战能力所面临的限制也越来越明显。⁵³ 退役海军少将尹卓警告说，数次在亚丁湾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部署破坏了士气与战备状态。在过去，亚丁湾护航特遣部队（ETF）包括一艘补给船，这艘船关系到了 ETF 维持长期部署的能力。为此，尹很早就提倡要建立海外基地，以缓解持续海外运营所带来的物流和补给线压力。⁵⁴ 除了维持轮换周期的能力以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还难以提供新鲜食物、维修船只以及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⁵⁵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其他高级官员承认，外国停泊设施、人员救济和设备维修方面的不确定性限制了海军定期开展海外行动的能力。⁵⁶

“一带一路”设施本身也存在弱点，例如，就像我们在巴基斯坦所看到的那样，它很容易遭受恐怖袭击。除了海上基础设施资产本身所存在的风险和恐怖袭击风险以外，中国的能源安全和海上交通线还受海盗袭击和可能被敌方海军封锁的威胁。在派遣亚丁湾护航特遣部队之前，在 2008 年，途经索马里水域的 1200 多艘中国人拥有的、装载有中国货物或有中国船员的船只中，有超过五分之一面临海盗威胁，曾有 7 艘船只遭到过袭击。⁵⁷

除了保护这些设施和补给线以外，解放军的新任务还包括保护中国的海外企业、利益和公民。在新冠病毒爆发以前，每年有 1.4 亿中国人出国旅行。⁵⁸ 估计有 4 万家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据估计，中国的海外房地产和投资总额约为 7 万亿美元。⁵⁹ 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人数已经增长至 550 多万。⁶⁰ 随着中国的国有企业（SOE）在海外投入巨资，数十万工人在海外工作，“一带一路”只会加速这一进程。



2011 年 4 月 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七批护航编队舟山舰、徐州舰抵达德班港，RAJESH JANTILAL/AFP，盖蒂图片社，2011 年

中国的企业、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正在那些容易发生冲突和危机的国家中发展。这为北京带来了更多的安全与政治风险，也开始让解放军肩负着保护海外华人的艰巨而陌生的任务。在 2011 年的利比亚冲突期间，军方从该国撤离了大约 35,000 名中国公民。2015 年，随着也门冲突的升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亚丁湾反海盗小型舰队的任务为撤离约 800 名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⁶¹ 这些中国公民被绑架的真实例子不仅催生了《红海行动》和《战狼》等电影，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政治压力。

为保护企业和项目，中国政府首先严重依赖东道国的安全，其次是依赖越来越多的中国私人准军事保安公司。在巴基斯坦，保护中巴经济走廊的责任主要落在国家和省级政府身上。2016 年，巴基斯坦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大约 1.5 万名巴基斯坦军人和准军事部队组成的特别安全部门。各省政府也纷纷效仿，组建了主要由警察组成的安全部队，以保护经济走廊沿线的投资。⁶² 虽然主要依靠东道国的安全部署，但随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业务的的增长，中国私人保安公司（PSC）也已加大在非洲的参与力度。中国的一些最大私人保安公司已在非洲建立了业务。其中的一家公司为华信中安，该公司为穿越非洲之角的商船提供武装护航服务。⁶³ 另一家公司为德威国际安保集团，该公司目前在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运营，负责保护肯尼亚的内罗毕-蒙巴萨铁路（一带一路项目）以及中国在后三个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和运营。德威在 2017 年宣布，它将在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建设永久性私人安全监测和响应设施，这标志着它在非洲的势力更加强大。⁶⁴

中国的新兴私人保安公司聘用退役解放军人员，并与中国军方有其他的联系。但这些私人保安公司的使用避免了在外国领土上部署中国军队所带来的棘手的选择问题与更难的政治问题。使用私人保安公司可在发生事件时为中国提供外交掩护，并使中国能够减轻当地的担忧，尤其是在东南亚，那里的国家会对解放军的任何存在都持怀疑态度。然而，也有例外，在塔吉克斯坦，中国违反常规地建立了准军事设施（尽管北京方面没有承认）。⁶⁶

最大且最活跃的私营保安公司 (PSC) ⁶⁵		
中国的 私营保安公司 (PSC)	员工人数	所声称的运营地区
华信中安	15,000+	在全球各地都存在，侧重于一带一路
德威国际安保集团	500+	在全球各地都存在
中国海外保安集团	20,000+	南美洲、中东、非洲、东南亚和南亚
先丰服务集团	400+	非洲和中东

来源：谢尔盖·苏汉金，“中国私人保安承包商：新趋势与未来展望”，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第9期，第20卷：2020年5月15日，<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ese-private-security-contractors-new-trends-and-future-prospects>；海伦娜·莱加达和梅亚·诺文斯，“一带一路”的守护者：中国民营保安公司的国际化”，*Merics China Monitor*，2018年8月16日，<https://merics.org/en/report/guardians-belt-and-road>。

“一带一路”在中亚的多个项目，包括能源管道，都给中国的人员以及能源安全带来了风险。D线天然气管道预计将于2024年投入使用，此管道从土库曼斯坦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连接到中国。仅这条管道本身就计划为中国进口约占25%的天然气。⁶⁷ 尽管北京依赖东道国提供保护，或越来越多地使用私人保安公司，但北京已发出信号，认为有必要展示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军事保护的意愿。2018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巴基斯坦宣布，他已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做好了准备。⁶⁸

除了保护“一带一路”的设施和补给线以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任务还包括保护中国海外企业、利益和公民。

恐怖主义是中国发誓要对抗的“三股势力”之一，这显然是解放军可能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保护的驱动力。⁶⁹ 打击恐怖主义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因为中国竭力防止恐怖组织或武装分子在其边境地区获得立足之地，更不用说在境内了。最初的“一带一路”计划植根于中国发展和安抚其不安定的西部省份（尤其是新疆）的愿望。有关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受到极端压迫的爆料引发了基地组织、ISIS和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等组织呼吁对中国采取行动。新疆、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边界，北京担心分裂主义或恐怖组织可能会与中国维吾尔人进行合作，因此对那些地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北京的一个重要目标为防止塔吉克斯坦（中国关键投资所在地），那里对于那些可能渗透或攻击中国的一些组织来说是一个避风港。2014年，美国宣布计划从阿富汗撤军，这加剧了中国的担忧，并促使北京加强在边境地区的安全介入和部署。⁷⁰

V. 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

虽然中国一直将“一带一路”塑造为经济与发展倡议，并淡化或否认其军事议程，但“一带一路”同时也促进了军民一体化或“相互融合”。中国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改革，推进军民融合，确保民用资源能够为军队提供支持。中国当前的五年计划明确指出，中国将实施军民融合发展项目，并指出，这些项目将扩展到包括中国境外的海域。⁷¹军民融合被列为2015年军队改革议程的重要支柱，并被纳入国家战略。⁷² 习主席在多次讲话中将军民融合描述为建

北京的政策为在印太地区开发具备军民两用功能的“一带一路”港口项目，尽管中国时不时发表声明否认这一点。

设强大军队的先决条件。⁷³ 中国2015年的白皮书向武装部队提出了这一目标，并特别提到以确保军事和民用资源能够“互通互补互用”的方式来建设基础设施。⁷⁴

杰出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艾萨克·卡尔顿(Isaac Kardon)在2020年2月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

委员证实，“军民融合计划反映了领导层对利用日益增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外商业能力的明确偏好，并对这种偏好进行推动。”⁷⁵ 但军民融合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愿望，更是法律。多项立法包含促进（如果不是强制）民用和军用项目之间的互通性的条款。根据法律，中国的民用基础设施项目现在必须符合军事规范。诸如“一带一路”之类的海外项目也必须符合该要求。这些法律也为解放军提供了征用民用资产和资源的权力。2017年颁布的《国防交通法》明确了“加强国防交通建设，促进交通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保障国防活动顺利进行”的宗旨。法律第2条和第3条规定“以满足国防需要为目的，在铁路、道路、水路、航空、管道以及邮政等交通领域对资源进行规划、建设、管理和使用。”该法律还声明，为进一步推动军民融合，国家将促进军地资源配置和共享，促进经济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⁷⁶

2010年的《国防动员法》强调了“平时生产与战时生产相结合”以及将军队纳入民用领域的重要性。该法律还明确声明，“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接受依法征用民用资源的义务。”该法律还建立了民用企业为军队保管和调用“战略物资储备”的制度。它还进一步强调，“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应当贯彻国防要求，并具备国防功能”。⁷⁷ 此前出台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鼓励民用单位选择战时或平时可供军队使用的运载工具及设备。⁷⁸ 因此，私人交通工具可以被征用，并应根据国防需要建设民用基础设施项目。尽管中国军民融合的某些方面在海外“一带一路”项目中实施起来可能充满挑战，但东道国政府至少应该预料到，中国承包商会遵守相关基础设施的法律要求。⁷⁹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灰色地带策略展示了军民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方面。中国使用渔船和“白壳”海警船干涉美国海军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用名义上的民用船是有意让美国海军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即使美军是使用一艘“灰壳”军舰通过武力进行防御，这也会

损害美国的形象。中国的渔船队和准军事海警船也被用来威胁和骚扰菲律宾、越南、日本和其他地区竞争对手。北京已利用这些资产对有争议海域和争议水域的地物进行行政控制。今年6月，一艘中国船只在西沙群岛附近故意撞沉了一艘越南渔船——这是使用特别设计的钢壳船进行的众多攻击之一。⁸⁰ 这些灰色地带策略类似于北京在发展军民两用基础设施时采取的“先民后军”策略。

因此，北京的政策为在印太地区发展具有军民两用功能的“一带一路”港口项目，这一点似乎很明显，尽管中国时不时的声明看上去与该目的背道而驰。具体而言，北京似乎在寻找能够支持解放军的各种军事行动的港口，这种港口需要带有码头。这包括可卸载比普通货物更重的货物（例如，装甲车辆）的高标准滚装功能、至少10米（以容纳军舰）的泊位深度、冷藏设施、装配场和重型加固通道。尽管中国官员不时否认具有军民两用战略，但许多解放军军官和国防评论员都公开抱怨中国企业在确保海外港口建设满足国防需求方面还做得不够。⁸¹

军民融合在某些方面是有排序的。北京的先民后军框架旨在为军事利用奠定基础，而不引起危险信号或招致抵抗。该模式认为，中国开发商应该利用当地资源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并为能够增强港口对中国船只（包括海军船只）的支持能力的产业提供支持，以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⁸² 因此，能够同时容纳民用和军用船只的港口具有战略价值，尤其是深水港，港口周围的商业环境也同样具有战略价值。

在“一带一路”的旗帜下，鼓励中国国有企业利用“前港中区后城”开发模式，该模式也被称为“蛇口模式”。此方法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广东省靠近香港的联合港口和出口区的发展模式，该模式刺激深圳发展成为中国的商业和工业中心。这种模式需要开发邻近的工业园区、商业建筑、高速公路、自由贸易区、住宅区和发电厂。⁸³ 虽然以港口为中心，



来源：中冶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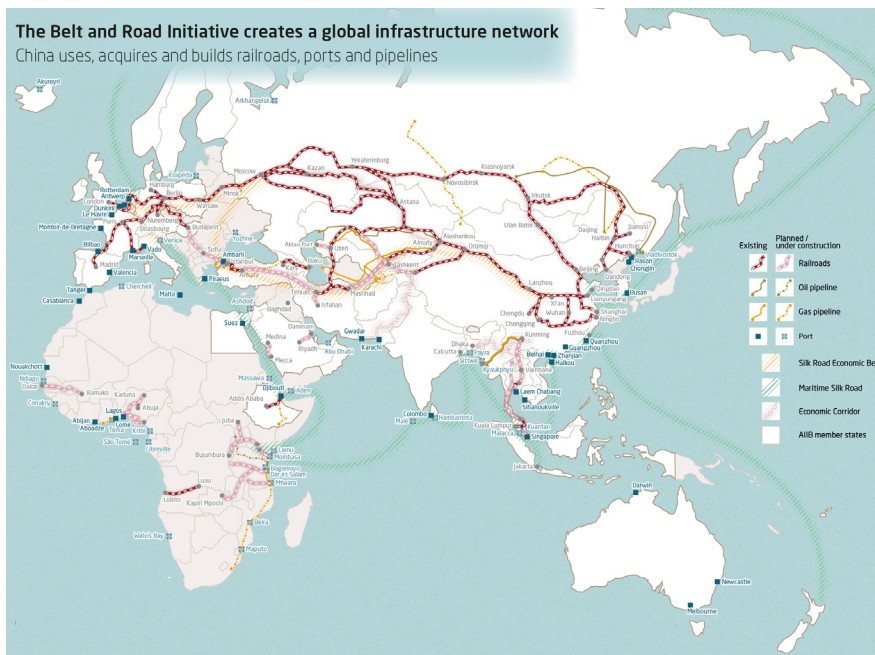
但该模式的目标不只是促进货物运输，还在于发展一个更大的综合系统，以帮助维持港口运转，最后反过来由港口帮助该系统维持运转。尽管在本质上为商业性网络，但通过将当地和中国的支持产业（如造船、通信和运输物流）集中在一起，该网络增强了港口的军事用途。⁸⁴

增强军事和民用公司与资产的互通性是扩大中国的权力投射与影响力的核心。中国公司（主要为国有企业）仅在印度洋就拥有或运营大约 24 个港口，这与其在欧洲的港口数量大致相同。

通过进入中国企业拥有并运营的停靠港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能够利用民用资源，以提高其海外运营物流的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随时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展开合作，并已参与到了海外军事支持行动之中。中国的两大国有企业（中国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CMPort）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多次海外演习。⁸⁵ 他们与其他公司也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港口停靠与使用事宜。⁸⁶ 因此，让人有点惊讶的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官扬言：“只要有中国企业，我们的军舰就会有一个运输支撑点。”⁸⁷

这种海外支持系统缩短并保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补给路线，并增强了其战略投送能力。因此，沿关键海上交通线发展的包括军民两用港口在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网络将使解放军能够扩大其作战区域。

“一带一路”的扩张不只是体现在陆地上。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构成了“一带一路”网络连接的另外两个领域。这些领域都有民用和军事双重用途。正如中国 2015 年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所指出的那样，两者都是中国决心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竞争舞台。网络空间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支柱”，也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新领域。该白皮书认为，中国必须增强网络能力，以确保国家与信息的安全、遏制危机并维护稳定。⁸⁸ 数字丝绸之路（覆盖网络空间）与“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覆盖外层空间）为北京提供了一种用于加强其在项目东道国的影响力的额外渠道。此外，“一带一路”的这些新组分推动了中国的技术标准整合，并推进了关键国家战略与国防目标。



来源：墨卡特中国研究中心

国务院于 2016 年授权建设“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其目标为利用空间技术支持“一带一路”的发展，并加强参与国与中国的联系。这条走廊的核心为北斗卫星系统，该系统是在“一带一路”旗帜下开发的“公路、铁路、港口和工业园区的数字粘合剂”。⁸⁹ 该走廊的组分包括导航、遥感、气象、通信、数据中继卫星、地面站和数据中心。其应用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救灾、港口运营、交通运输、金融服务、农业和城市规划。⁹⁰ 目前，由 35 颗卫星组成的北斗系统已经建成，中国应已有能力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国家提供这一系列服务。随着北斗系统的全面运营和更广泛的使用，中国将能够减轻“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政府对美国运营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依赖，并将他们进一步纳入其技术保护伞之下。

公开宣布的“数字丝绸之路”的目标包括建设和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改善通信互联互通、加强网络安全、促进电子商务以及制定通用技术标准。⁹¹ 中国在 2015 年 3 月发布的白皮书将空间和数字互联互通列为优先合作重点，呼吁建设光缆和通信干线网络，以提高通信互联互通水平。⁹² 截至 2019 年，中国在数字丝绸之路项目上的投资估计为 790 亿美元。在这个数字保护伞下，中国已在 70 多个国家建立了光纤电缆网络，华为、中兴等国有企业在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⁹³ 仅在东南亚，中国公司已经完成了超过 12 个水下电缆项目，预计还有 20 个项目正在进行中。⁹⁴ 随着光纤网络的建设，中国一直在建设互联网用户信息存储数据中心。⁹⁵ 北京认为大数据是一种“基本战略资源”，⁹⁶ 这些对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使中国科技公司能够获取“一带一路”国家的大量数据。华为正在开发 5G 网络，不仅在柬埔寨、巴基斯坦等亲密伙伴国家，也在为越来越多的大量“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以及遍及亚洲、非洲、中东的其他国家提供 5G 网络服务。⁹⁷

中国还在努力地出口智慧城市和智慧港口项目，这些项目将广泛的数据源整合并组织到一个集中平台中，以提高效率并促进经济活动。智慧城市技术旨在通过监测资源和能源使用（以及浪费）、交通和污染水平等因素，让城市变得更环保、更安全。但是，其技术还包括可用于合法警务或专制控制的网络摄像头、传感器和定位服务。类似地，智能港口系统整合了数据、简化了分析和处理，从而提高了货物、船舶和其他数据点的自动化水平并实现了高效追踪。这两个项目都在中国率先开展，并增强了协调、效率和速度。但是，在“一带一路”网络中采用智慧城市和智能港口系统，将进一步增加东道国在信息通信技术（ICT）系统与平台方面对北京本来就严重的依赖。

“一带一路”的空间与数字组分的发展具有商业理由，也为接受国带来了诸多潜在利益。与此同时，数字丝绸之路和空间信息走廊产生了巨大的大数据流，这直接为中国寻求主导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支持。⁹⁸ 北京获得并可能控制的大量信息具有明显的军事和情报意义。从“一带一路”获得的大数据可增强解放军军



华为研发的智能运营中心管理中心在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和智能移动博览世界大会上亮相，Paco Freire / SOPA Images/SOPA Images/LightRocket, 盖蒂图片社，2018 年。

方所谓的 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北斗卫星网络的使用消除了解放军在美国控制的 GPS 系统下的脆弱性。北斗系统的广泛采用挑战了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并增加了中国对第三国的影响力。除了数据收集或任何军事优势以外，数字丝绸之路和空间信息走廊系统的传播有助于促进中国的影响力、商业利益和推行其制定的标准。

总之，我们正在见证一系列与“一带一路”有关的综合倡议的出现，这些倡议结合了军民两用基础设施、智慧港口和城市以及空间和数字系统。这些项目有助于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系统，以扩大北京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影响力。北京的“一带一路”战略为其技术、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提供了支持，并使其能够增强制定规则的权力。本报告第八节将讨论这些趋势对美国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对美军和其他军队行动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呼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安全秩序，并声明美国领导的联盟结构已过时，不再“有利于维护共同安全”。⁹⁹

“数字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产生了海量的大数据流，并为中国寻求主导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支持。

降低美国的干预能力一直是北京在印太地区努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推动该地区更服从中国的政策与偏好。¹⁰⁰ 因此，可将“一带一路”视为推进这些战略目标的工具，这不仅体现在项目显而易见的经济杠杆作用和政治优势上，也体现在嵌入数字丝绸之路和空间信息走廊的各种技术优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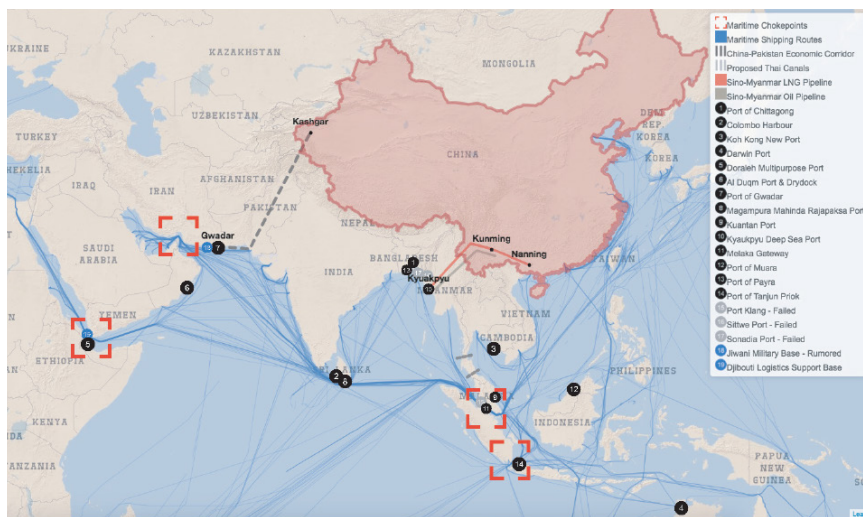
VI. “战略支点”与“一带一路”

中国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具有军民两用功能的港口建设和发展。这些港口形成了从中国大陆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中东的运输网络节点。它们有潜力帮助解放军保护关键的海上咽喉、海上交通线，并扩大可以为中国公民以及解放军海外行动部队提供支持的范围。

毫无意外，中方会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些港口，即“战略支点。”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当前的五年计划明确呼吁“沿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支点”。”该计划还明确指出要建设和运营主要港口，并将其周围的产业集群作为确保海上贸易路线保持开放的战略的一部分。¹⁰¹ 中国专家将战略支点描述为能够为中国船只提供后勤支持的港口，以便为中国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¹⁰² 这些支点从本土“辐射到周边，并将我们推向[太平洋和印度洋]”，以作为军事部署的前沿支持基地，并“对相关地区施加政治和军事影响”。¹⁰³

战略支点是一个灵活的概念——根据一些变量，港口可以有不同的配置和属性。一个因素为港口的地缘战略价值，包括靠近海上咽喉和海上交通线。另一个因素为中国国营和私营部门对港口及其周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营控制程度。东道国对中国势力大量存在（更不用说军事势力的存在）的公众容忍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北京在东道国政府当局的政治筹码。¹⁰⁴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体现在一系列军事用途上。位于低端的为商业港口，通过民用船只在开放水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提供补充，这些港口可为中国军队提供直接支持。在其他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或许可以停靠在港口的商业设施中进行补给。将在本章的下文中介绍吉布提后勤保障设施，其作为一个公开的军事后勤设施，该系列处于较高端。中国目前并不拥有（但怀疑通过先民后军的途径来实现）的是可在战时提供防御并为解放军提供作战平台的海外军事基地。



来源：索恩和斯佩瓦克，“心怀野心。”

尤其是，四个港口项目被中国战略家标记为印太潜在战略据点，并值得研究。¹⁰⁵ 每个项目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实际或潜在军事功能。它们分别为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柬埔寨的戈公港（包括云朗海军基地）、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以及缅甸的皎漂港。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均位于中国从印度洋延伸到中东的海上生命线上。瓜达尔港位于波斯湾的入海口，汉班托塔港在印度洋上所处的位置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之一。缅甸的皎漂港和柬埔寨的戈公港靠近马六甲海峡，该海峡是中国关键的海上咽喉，也是其对于安全方面的重要关注点。这四个港口均符合地缘战略重要性的战略支点标准。

中巴经济走廊一直深受恐怖主义事件困扰，这其中就包括 2017 年俾路支解放军在瓜达尔附近发动的袭击，该袭击造成了 10 名中国工人丧生。¹⁰⁶ 因此，瓜达尔港的战略支点可能对打击威胁巴基斯坦和中亚“一带一路”项目的恐怖主义有价值，并有助于增强解放军的海外作战能力。根据《南华早报》，中国军方内部人士提出了一种可能，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PLAMC）可能会在某一天驻扎在瓜达尔港，此港口已被巴基斯坦海军所使用，现在或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容纳很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这将增加海军在该地区水域的存在。¹⁰⁷

斯里兰卡政府一再表示，汉班托塔港开发协议排了解放军使用该港口的可能性。然而，斯里兰卡对中国的政策在软硬之间摇摆不定，该国不稳定的财政状况可能使其在某些时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地缘战略位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位于海上交通线沿线 • 邻近中东、南亚和中亚的“一带一路”项目 • 打击恐怖主义
所有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对该港口具有 40 年的租赁权
军民两用基础设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蛇口模式，包括燃油储存、后勤设施和石油加工装置 • 港口现在能够或很快将能够容纳各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
欠中国的债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GDP 的 7%

候很难对中国说“不”。如果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恶化，对印度军事规划者来说，汉班托塔这一战略支点将会成为其另一个难题。此港口将帮助北京确保在孟加拉湾的能源安全，并在印度洋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个关键后勤点。此港口现有的泊位已经可以容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护卫舰级别的船只。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也可以通过间接商业补给轻松地从此港口受益，中国船只可在海面上完成军舰的燃料补充和再补给。¹⁰⁸

马六甲海峡是东亚到印度洋的主要通道。“一带一路”沿线的两个关键港口为孟加拉湾的皎漂港和泰国湾的戈公港。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战略支点的发展将大大增强解放军保卫这一关键咽喉的能力。皎漂港具有战略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中国耗资 15 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

 <p>Source: Google Earth</p>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	
	地缘战略位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位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沿线
	所有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70% 的股份并具有 99 年的租期
	军民两用基础设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蛇口模式，包括燃油储存、后勤和加油设备 • 港口现在能够或很快将能够容纳各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
	欠中国的债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GDP 的 9.5%

气管道从那里通往云南省，此管道预计承载着中国 6% 的石油进口。¹⁰⁹ 这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马六甲海峡困境”——即绕过该海峡而不是去保卫它。由于缅甸宪法明确禁止外国军队在其领土内进行部署，该国积极捍卫主权，皎漂港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军事基地。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在缅甸进行过港口停靠，皎漂港很容易作为直接的商业补充点和补给站，这是印度洋上宝贵的后勤支持点。¹¹⁰

云朗海军基地是柬埔寨在泰国湾的军事设施。《华尔街日报》在 2019 年的报道中称，中国与柬埔寨达成了一项为期 30 年的秘密协议，该协议允许解放军使用云朗海军基地。¹¹¹ 两国政府均否认了这一报道，但附近的两个中国建设项目（七星海机场和戈公港深水港）却

 <p>Source: Google Earth</p>	缅甸的皎漂港	
	地缘战略位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位于马六甲海峡海上咽喉附近 • 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入口
	所有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持有 70% 的股份并具有 50 年的租期
	军民两用基础设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港口现在能够或很快将能够容纳各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
	欠中国的债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GDP 的 40%

带有许多军事用途特征。七星海机场有一条两英里长的跑道，与中国在南海填海前哨上的飞机跑道一样长，但远比民用货运飞机所需的长度要长。¹¹² 跑道的结构似乎也能允许快速起降。¹¹³ 戈公新港的设计使其可以容纳中国驱逐舰。¹¹⁴ 通过让解放军进驻云朗海军基地（已可以容纳和维修较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面战舰），并将戈公港/七星海战略据点与中国南沙和西沙群岛的设施相结合，本质上可围绕中国南海建立一个军事边界。至少，柬埔寨的军民两用设施可以扩大解放军的空中和海上能力，这对美国和邻国的军队都是不利的。¹¹⁵

中国海外战略支点的其他属性包括港口的运营控制及其与具有互联互通互补基础设施的前港-中区-后城蛇口模式的整合。前者使中国码头运营商能够为商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船舶提供广泛的加油、仓储和其他服务。后者为实现具有相关服务的稳健支持结构提供了保障，通常在东道国构成了可产生影响力或操控力的经济利益。

柬埔寨的戈公港/七星海度假村	
地缘战略位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位于马六甲海峡海上咽喉附近
所有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优联集团持有70%的股份，并具有99年的租期
军民两用基础设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蛇口模式，包括燃油储存、后勤和加油设备 设计可容纳中国的驱逐舰 达拉萨克机场可以容纳中国的军用飞机
欠中国的债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GDP的22.4%

对于瓜达尔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在2017年与巴基斯坦政府签署了为期40年的租约，成为了该港口的唯一运营商。¹¹⁶ 该港口位于瓜达尔港免税区，是一个价值2.5亿美元、占地25英亩的工业园区，拥有仓储、石油加工和物流设施。¹¹⁷ 对于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家中国公司获得了该港口70%的股份和为期99年的租约，这使其在港口管理方面拥有了重大的运营控制权。¹¹⁸ 多用途深水港也按蛇口模式设计，包括船舶加油、集装箱装卸、滚装和为自由贸易区留出的土地。¹¹⁹

戈公港和七星海度假村都是“一带一路”大规模开发项目的一部分，该度假村被称为“柬埔寨-中国投资开发区”，在2017年的中国政府年鉴中被描述为“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带一路”项目”。¹²⁰ 该项目由一个175平方英里的沿海地产组成，该地产被租给一家中国开发集团，租期为99年，其中包括制造和娱乐设施、物流基础设施、医疗中心，以及集装箱港口和能容纳中国最大的军用飞机的独立机场。¹²¹ 在邻国缅甸，深海皎漂港项目包括经济特区和其他相关基础设施。在缅甸政府换届后，该项目在2018年被大幅缩减，尽管中国国有企业保留了70%的股权和50年的租约，并可以续签。¹²² 缅甸的政府能够修改该项目，以推迟经济特区的内容，直到该港口在第一阶段证明其可行性。¹²³

对中国而言，使用外国港口设施来容纳军舰或支持某项行动自然需要征得东道国政府的同意。中国对这四个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经济影响力，而这四个国家都对中国负债累累。缅甸和柬埔寨是欠中国债务最多的两个低收入国家，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和20%。¹²⁴ 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欠中国债务的所占比例较小，分别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9.5%和7%，但这两个国家都被迫寻求债务延期、减免或新贷款。除了这种金融影响力以外，中国对政治领袖和精英的一系列激励措施和杠杆效应也可能使解放军能够以某种形式在这些国家存在。

这种存在如果发生的话，似乎不大可能以戒备森严的大型基地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阶段，如果认为中国的战略支点是在效仿美国模式的横须贺或苏比克湾式巨型基地的话，那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正如先前所讨论的那样，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郑重宣告永远不会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这也是北京坚称吉布提基地为“后勤设施”的部分原因。¹²⁵ 中国没有真正的军事同盟，而美国与盟国有 60 多个战时共同防御协议，与其他国家也有关于提供永久性设施和/或部署军事、后勤人员（某些情况下还有其家属）的协议。¹²⁶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就军事驻扎或使用达成协议 – 除吉布提这个值得注意的个例以外，或许还有与塔吉克斯坦的某项未公开承认的协议。出于各种原因，中国似乎不太可能通过部署必要的防御武器来防止海外设施受到攻击，这主要是因为这将削弱项目的商业利益以及“一带一路”品牌的良好形象。此外，中国不仅需要一支更大的海军来支持这一努力，对中国来说，在远离大陆的地方部署大量军力不仅没有战略意义，也容易受到其他潜在对手的攻击。¹²⁷

珍珠链战略假说最初由印度安全分析人士推广。该假说认为，中国将沿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印度洋边缘，发展一个主要由军事设施组成的网络，以保护其供应链，并为战斗和其他军事行动提供支持。长期以来，新德里一直将这视为中国“包围”印度并可能主导印度洋地区的一种手段。但此报告中分析的主要战略支点为中国投射多种形式的国家力量提供了平台。它们的设计更像是商业与军事相混合的后勤保障点，而不是一系列传统的军事基地。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对中国的对手起到适度的威慑作用。比起成为用于部署军队和进行实际作战行动的军事基地，这些设施似乎更适合用作在海上部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补充站和补给点，以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印度洋的干预能力，并为各种非战斗行动提供支持。¹²⁸

在这个阶段，如果认为中国的“战略支点”是在效仿美国模式的横须贺或苏比克湾式巨型基地的话，那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吉布提的后勤保障基地是中国在索马里的多国打击海盗行动中部署的（或至少是与之一起部署），但其是在吉布提进行“一带一路”和其他重大商业投资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些投资包括商业港口、输水管道以及通往邻国埃塞俄比亚的铁路线。这种商业关系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为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结出硕果铺平了道路。¹²⁹ 在达成一系列重大发展协议后，吉布提政府签署了一项安全与防务合作协议，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吉布提。此后不久，就开始了有关支持基地的谈判。尽管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该设施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遣部队而建立的，但中国发言人自始至终坚称，北京“无意将后勤中心变成一个军事据点”。¹³⁰ 然而，据报道，该设施已成为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并拥有多个飞机机库以及配备了具有网络和电子战设施的地下掩体。¹³¹

当中国在南海的南沙群岛建设前哨时，这一进展更为明显。在秘密填海造岛活动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抗议后，中国断然否认了任何可能的军事动机，并坚称开发这些人工岛屿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比如在恶劣天气下为渔民提供庇护。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一起举办的



来源：达顿、卡顿和肯尼迪，“中国海事报告6。”

玫瑰园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声明，并声称中国“无意将南沙群岛军事化”，当时这份报告的其中一个作者就在声明发布时坐在记者席的前排。¹³² 随后，中国建设了军用级的机场、机库和建筑物，北京方面坚称这些设施是用于商业用途的。当导弹阵地和其他明显的军事特征出现时，北京方面辩称，修建它们纯粹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¹³³

VII. 拼出一块完整的拼图

正如我们所讲过的那样，战略支点远不止是一个可为中国船只提供服务的港口。战略支点整合了广泛的特征和属性，并创造了可为各种商业、战略、军事和政治目标提供支持的微生态系统。同样，从更大的范围来讲，“一带一路”远不止是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组合。“一带一路”结合了中国的技术出口和标准制定、金融及经济纽带以及新兴的军事外交，为中国的各种力量投射目的而服务。“一带一路”网络所产生的影响力的规模和多样性在不断扩大，从而使北京能够加强其经济和政治说服力（如果不是强制性的话）。这使中国能够在另一个他国更顺从的环境中运作，并使包括美国在内的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

北京利用“一带一路”和其他投资的诱饵让许多政府更接近其轨道。连接新疆省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超过 400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该国本就不高的国内生产总值的 20%。¹³⁴ 在 2020 年 1 月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主席推进了中缅经济走廊计划（CMEC），其一系列项目的总价值超过了 200 亿美元。¹³⁵ 在柬埔寨，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总额估计超过 1040 亿美元，其中包括西哈努克城经济特区，这是一个投资 6.1 亿美元的开发项目，涉及 100 多家中国企业，预计将为当地创造 2 万多个就业机会。¹³⁶ 目前，柬埔寨将“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期望从中获得经济和就业利益。然而，西哈努克城 90% 以上的企业都归中国人所有，近 8 万名中国人居住在那里。¹³⁷



2019 年 4 月 26 日，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缅甸国务委员昂山素季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抵达中国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陶慧秧-图集/盖蒂图片社，2019 年

北京还利用贷款、援助、贸易和不太体面的手段，在印太地区建立了强大的据点。中国已开始为这些大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主要通过东道国政府看来往往是优惠利率的贷款。尽管是多边金融机构的成员，也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中国的贷款活动鲜能满足债务可持续性国际标准，而且贷款条款往往不公开。正如之前的 ASPI 报告（为“一带一路”导航）所述，许多“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从一开始就没有商业或经济上的可行性，而另一些项目的规模远远超出东道国的实际需求。结果，特别是当项目投资回报不足以偿还贷款时，许多国家对中国及其金融机构早已负债累累。¹³⁸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是最著名的不可持续债务负担示例之一。2017年12月，斯里兰卡以为期99年的租约将该港口租给中国，据报告，由于无力偿还欠中国公司逾80亿美元的债务，该项目70%的股权归中国所有。¹³⁹ 尽管汉班托塔港案例中所谓的债权转股权安排迄今为止是绝无仅有，但中国使用了多种机制来处理无法偿还债务的借款人。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印太地区的许多“一带一路”项目国家因向中国借款而面临债务危机风险。不出所料，这些国家包括吉布提、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等拥有潜在战略据点的沿海国家。¹⁴⁰ 这些国家由于新冠肺炎及其后续影响，财政状况大幅恶化。中国已加入了一些针对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延期偿还多边承诺，并正在与其他国家就各种形式的贷款减免、重组或再融资进行谈判。然而，中国后来限制了排除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的保证，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数十个国家的1800多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融资。¹⁴¹ 即使中国可能同意就贷款条件重新进行谈判，但如果认为北京会放弃将这些债务作为推进其更广泛的战略和军事目标的杠杆，那就太天真了。如果北京有可能就解放军未来的基地建设安排或进一步加强现有基础设施的军民两用能力进行谈判，则可以动用这一杠杆，从东道国榨取所需的让步。

仅凭展示力量 and 影响力可能 不足以为中国海外战略支点 创造一个可持续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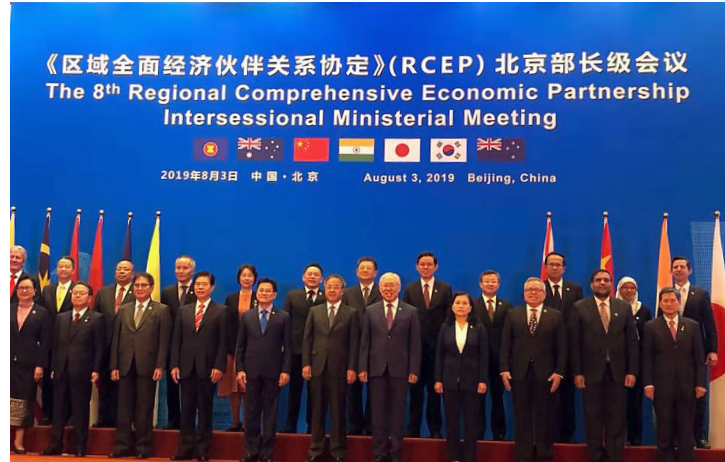
与基础设施贷款和投资相比，北京通过更为直接的金融工具来“俘获精英”——扩大其影响力并培育权力持有者。中国国家行动者和代理人向“一带一路”东道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输送了礼物和捐款。贿赂显然很难记录在案，因为隐瞒对双方都有好处，尽管有许多关于直接向领导或其政党支付现金的可靠报道。¹⁴² 在非洲，中国经常向国家元首“赠送”奢华住宅、办公楼或体育场馆，这就产生了“宫廷外交”一词。¹⁴³ 许多“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主要腐败指数上得分较低，柬埔寨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北京向洪森提供了6亿美元，用于支持他在2018年的选举，之后又提供了1亿美元不受限制的直接赠款。¹⁴⁴

世界银行禁止一家中国领军的国有企业中国交通建设公司（CCCC）参与其资助菲律宾舞弊的任何项目。2016年，该公司被曝参与了一场阴谋，该阴谋旨在夸大东海岸衔接铁路合同，以帮助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偿还1MDB丑闻中产生的巨额债务。¹⁴⁵ 同样，中国交通建设公司的子公司中国港湾被控为前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2015年的连任竞选输送数百万美元。¹⁴⁶ 马尔代夫财政部长透露，对前政府与中国交易回扣安排的调查反映出大规模的“蓄意腐败”。¹⁴⁷ 尽管北京已承诺整治“一带一路”，并扩大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范围，以监督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活动，¹⁴⁸ 但中国还没有对涉及外国腐败的中国公司或公民提起诉讼。¹⁴⁹

贸易、援助、旅游、商业存在和增加投资都有助于加强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几乎是所有在印太地区的“一带一路”国家的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区域供应链都与中国紧密相连。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中国已成为主要客源国，许多游客在奢侈品上肆意消费。中国已成为外

商直接投资（FDI）的主要来源，目前为柬埔寨、泰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大外国投资者。¹⁵⁰

这不仅仅是隐性杠杆。中国还明确表示，如果伙伴国胆敢越界冒犯北京，中国会关掉利润丰厚的投资、旅游或贸易的“水龙头”。作为对菲律宾 2012 年在南海采取法律行动的回答，中国暂停了从菲律宾的水果进口。¹⁵¹ 北京还惩罚了乐天集团，并暂停了组团旅游，以报复韩国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安装美国萨德武器系统。¹⁵² 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肺炎的源头和传播进行国际调查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威胁称，中国消费者将抵制澳大利亚牛肉、大学、葡萄酒和旅游。¹⁵³ 对于向违背北京意愿的国家发出的对于商业和经济损失方面的威胁，中国官员毫无歉意。¹⁵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闭会期间会议将于 2019 年 8 月 3 日在中国北京举行，澳大利亚外交部，Flickr，2019 年 8 月 9 日。

中国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中很可能奉行“与其被人爱戴，不如被人恐惧”的原则。然而，仅凭展示力量和影响力可能不足以为中国在海外的战略优势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环境，更不用说一个成熟的军事基地了，如果这是北京的策略的话。因此，还需要通过其他类型的活动来增强北京凭借“一带一路”、贸易或前面所述的其他工具所获得的影响力，以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的行动扩张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一个长期存在的技巧为高层外交，特别是对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代表团给予慷慨的特殊待遇。这一举措针对的是北京所青睐的目标，即精英阶层，尽管这可能无法有效地激发他国公众对中国的积极态度。同样，中国外交官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直言不讳，在国外往往也更加强势。这种频繁的激进姿态和“战狼”综合症实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受到了海外政府和公众的严重反对。

中国的新冠肺炎“口罩外交”是一次深思熟虑的软实力演练。尽管这在一些地方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援助都是针对“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官方媒体将其称为建设“健康丝绸之路”的“新转折点”。¹⁵⁵ 北京向巴基斯坦各大城市派出了飞机，飞机上装满了成千上万个检测试剂盒和数十万个口罩。¹⁵⁶ 数万甚至数十万个检测试剂盒和个人防护装备被送往菲律宾、柬埔寨和缅甸，其中一些是随医疗队一起送往那里的。¹⁵⁷ 中国同意向斯里兰卡提供 5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及捐赠口罩和检测试剂盒。¹⁵⁸ 尽管中国希望通过人道主义捐赠换取公众的好口碑，但在一些地方却事与愿违，不过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却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们的感谢。¹⁵⁹

获得国外赞誉只是更充分地利用海外宣传和信息行动向印太及其他地区的公众“讲述中国的故事”的一小方面。在重塑全球公众舆论并驱散“中国威胁论”观念方面，中国国有媒体付出了最大努力。2018 年，中国召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记者参加论坛，为他们的

媒体公司制定“一带一路新闻联盟”规则。¹⁶⁰ 次年，北京启动了由人民日报运营的“一带一路新闻网”，以传播有利内容，举办免费研讨会，集中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信息。可以预见的是，该网络可以塑造“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正面形象，其媒体成员遍布于 26 个国家。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与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相关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向其提供本土语言的新闻和其他节目，例如，泰国新闻网就播出了新华社的每日中国报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以英语和其他语言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播出，其中包括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许多中国官方媒体使用 Facebook 账号在印太地区吸引了数百万粉丝。¹⁶¹ 北京遏制负面报道的其他策略包括购买广告位，向编辑和记者以及地方和国家官员提供招待会。¹⁶²

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在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强大但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重要海上路线沿线国家减轻对中国增加军事存在和军事行动的敏感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自 2002 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印太地区参与了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这增强了解放军的行动能力。过去 10 年，中国在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了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行动，包括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借鉴美国五角大楼的军事外交策略，并加快了联合演习、训练和交流。

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的行动。¹⁶³ 中国人民解放军还通过部署和平方舟医院船来改善其地区形象。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著名的海外行动为自 2008 年以来参与的亚丁湾非洲之角海域的反海盗行动。2008 年 6 月，联合国安理会 (UNSC) 向中国授权了整个行动，中国是最后一个向亚丁湾派遣部队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行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次在亚太区以外进行作战部署。¹⁶⁴ 尽管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部署了护航特遣部队，但这是其单方面行动，并不是在非洲之角海域开展行动的现有多国联盟的一部分。截至 201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参与 32 次前往亚丁湾的护航任务，自 10 年前开始该行动以来，已部署约 2.6 万名人员。¹⁶⁵

不出所料，这些任务具有多个目标。在北京决定部署护航特遣部队之前，索马里海盗曾多次袭击中国货船，因此保护中国航运利益显然是一个因素。北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形象建设体现在其着重强调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作为其行动的国际法依据，并首先寻求索马里政府的明确邀请。¹⁶⁶ 北京利用这些行动来投射海军军事学院学者所说的“蓝色软实力”，中国政府将这些行动宣传为解放军对国际社会福祉的贡献。¹⁶⁷

亚丁湾的部署也有一个明确的军事目的：促进中国蓝色海军的发展，增强其兵力投送能力，并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获得至关重要的作战经验。这方面一个明显迹象是，自 2013 年以来，北京部署了潜艇和其他新服役的舰艇作为亚丁湾护航特遣部队的一部分，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获得进一步经验和测试其兵力投送能力提供了掩护。¹⁶⁸ 这些船只



2016年10月4日，在仰光郊外的蒂拉瓦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23批护航编队的湘潭号护卫舰在缅甸海军部队和平民的护送下起航，ROMEO GACAD/AFP，盖蒂图片社，2016年10月4日

中国公民从利比亚和也门撤离提供了支持，并为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提供了协助。这些部署扩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国际接触，包括英语经验、海军对海军会议和对话以及与外国海军的联合训练。用退役海军少将迈克·麦克德维特的话来说，“一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开始进行反海盗行动，其参与国际海军行动的整个性质就发生了明显变化。”¹⁶⁹

在打击海盗的部署中，最重要的副作用可能为在亚丁湾行动期间的往返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访问港口的次数急剧增加。护航特遣部队船只沿途到港停靠次数会因其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船只的访问而增加，包括和平方舟海军医院船。2017年，解放军派遣“一带一路”海军特遣部队穿越南海和印度洋，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吉布提、沙特阿拉伯等十几个国家停留6个月。自那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多次进行港口停靠、联合演习或国际展览。¹⁷⁰

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复制了美国五角大楼的军事外交策略，并加快了联合演习、训练和交流。联合演习可能从模拟战斗到野战医学，可以培养有价值的关系、获得新技能、获取外国军队情报、促进互操作性，以及通过展示能力来恐吓其他军队。2013年至201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外国军队的联合演习增加了8倍。这些军事演习目前包括上海合作组织（SCO）主持下的多边演习，以及2018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之间的首次联合海军演习——鉴于中国在南海的自信，这是中国军事外交的一个非凡的里程碑。



日益稳健的军事交流计划加强了解放军与其他军队的联系，并补充了日益增多的联合演习。这是中国在加强两军关系方面借鉴美国策略和做法的众多方式之一。截至 2016 年，来自 130 多个国家的 4000 多名军事人员在中国的军事教育机构学习。¹⁷³ 这些教育交流旨在强化与外国官员的关系加强两军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外国官员改善对中国的看法，外国官员是发展中国家执政精英的关键组成部分。¹⁷⁴ 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与巴基斯坦至少举行了 12 次不同军种的双边军事演习，与柬埔寨的年度“金龙”演习从 2016 年的几百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3000 人左右，尽管当时正值新冠肺炎大流行。2015 年，中国与斯里兰卡启动了年度丝绸之路演习。201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缅甸国防军举行了首次联合演习。¹⁷⁵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存在的日益增加，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武器销售的主角。尽管在武器贸易领域落后于美国、俄罗斯、德国和法国，但中国的武器出口自 2000 年以来已增长 275 %。¹⁷⁶ “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国家为中国武器出口的特别焦点。在长期以来一直与中国保持密切的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国家中，巴基斯坦不出所料地名列榜首。在 2008 年至 2018 年之间，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价值超过 64 亿美元的武器；在 2019 年，巴基斯坦从中国购买了 8 艘潜艇，总价值达 40 亿美元。¹⁷⁷ 2018 年，中国允许巴基斯坦（迄今为止唯一的国家）使用北斗卫星系统的军事服务，这将为巴基斯坦的导弹、舰船和飞机提供越来越强的制导能力，这标志着中巴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¹⁷⁸ 孟加拉国和缅甸已成为中国武器的最大进口国，¹⁷⁹ 中国已成为柬埔寨¹⁸⁰ 和斯里兰卡的最大武器供应商。¹⁸¹ 2019 年，在现有价值高达 2.9 亿美元的合同的基础上，柬埔寨总理以“友谊价”又从中国购买了价值 4000 万美元的武器。¹⁸² 自 2013 年以来，缅甸从中国采购了价值约 7.2 亿美元的武器，包括飞机、无人机、船舶和装甲车。¹⁸³ 2019 年，为了加强防务关系和亲善友好，中国向斯里兰卡赠送了一艘 P-625 海军护卫舰¹⁸⁴ 以及价值 1400 万美元的中国制造的反暴装备和警车。¹⁸⁵ 中国驻科伦坡大使馆武官明确表示，“中国希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加强两国和两军之间的务实合作。”¹⁸⁶



2017 年 10 月 5 日，在马尼拉军事总部举行的中国政府武器捐赠仪式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鉴华（右）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德尔芬·洛伦扎纳（中）握手，菲律宾军事总参谋长爱德华多·阿诺鼓掌，TED ALJIBE/AFP，盖蒂图片社，2017 年 10 月 5 日。

如前一节所述，数字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使中国能够增强其技术、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习主席在 2018 年强调，中国应“强化网络信息领域的军民融合，并积极参与网络空间领域。”¹⁸⁷ “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的关键技术和数字结构可以产生影响力，增强中国的 C4ISR 能力，增加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依赖，同时减少对西方网络和技术依赖。

虽然巴基斯坦是第一个获准使用北斗卫星网络军事功能的国家，但超过 30 个“一带一路”国家在民用领域与北斗系统相关联，并将越来越依赖北京来提供接入服务。¹⁸⁸ 随着中国继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 5G 网络，并通过北斗网络将其连接起来，北京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商业、外交和战略利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出口数字产品的同时，也在输出以国家管控和网络主权为核心建立的数字标准和互联网治理模式。通过开发采用高级安全与监控技术的智慧城市（无论它们是否与战略支点有关），中国正在为东道国政府提供用于公民监控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中国还提供了能够收集“大数据”的系统和技术，这使中国情报部门能够直接获取敏感信息。

根据 2017 年的一项法律，所有中国公民和企业，包括参与海外“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都有义务与中国情报机构合作。¹⁸⁹ 因此，建设光缆网络或数据中心的中国公司可能会被指示插入用于监控或中断数据通信的功能。¹⁹⁰ 当中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建造和装备新的非洲联盟总部时，也发生的类似的事情，中国通过后门进入了该组织的内部通讯系统。¹⁹¹

通过向“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关键技术和数字结构，可产生影响力，增强中国的收集能力、增加各国对中国的依赖，同时减轻对西方网络和技术依赖。

沿海上丝绸之路的智慧港口建设有助于扩大和加强中国的 C4ISR 能力。通过数据集中化与提高自动化程度，中国将能够获得实时信息，以跟踪全球供应链上的货物和船舶的动向。¹⁹²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和公司在整个印太地区运营港口，北京将能够获得有关美国军事技术和资产的情报，这包括美国船只的战备情况，以及美国船只的维修、再补给和保养程序。该信息对于对抗美国和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自身的能力很有价值。在汉班托塔港谈判期间，中国谈判代表明确要求将情报共享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斯里兰卡前驻华大使和外交大臣尼哈尔·罗德里戈表示，北京方面已明确表示，斯里兰卡官员需要将哪些船只在汉班托塔停靠的信息进行分享。¹⁹³

VIII. 启示

中国正在建设海洋“一带一路”、大陆“一带一路”、数字“一带一路”、太空“一带一路”、健康“一带一路”以及各种其他“一带一路”。中国正在发展智慧城市和 5G 网络、加强贸易和投资联系、扩大商业存在、激发海外华人团体的爱国热情、开展新型军事外交、加强传统民间外交、扩大媒体覆盖面，并在“一带一路”旗帜下建设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北京正在多个领域积聚影响力，以便能够在更有利的战略环境中运作。再加上中国有系统地扩大其在多边规则制定机构中的影响力，在某些情况下还创立了新的规则制定机构，这些道路似乎通向区域或全球生态系统，这会使美国和中国其他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的战略支点，比如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四个战略支点，显然不是类似于美国海外设施的海外军事基地的。然而，它们确实为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军事利益，加强和扩大了其投射力量的能力。首先，这些战略支点将显著增强军队的后勤保障网络。正如一位驻吉布提的中国高级官员所说，中国正在“从专注于随同补给舰……转向以海外基地保障辅以及其他港口的新模式。”¹⁹⁴ 中国运营的港口网络在不断扩大，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向蓝水远洋部队过渡奠定了基础。而且，随着网络的巩固，这可能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在海外部署军队打开大门。

北京正在多个领域积聚影响力，以便能够在更有利的战略环境中运作。

尽管它们不是军事基地，但位于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战略支点（缅甸的皎漂港和柬埔寨的戈公港）将为解放军解决马六甲困境提供更大的能力。在中国南海现有军事平台的支持下，这两个港口更有利于北京挑战过境军舰。¹⁹⁵ 印度洋和南亚的战略支点使北京有更广泛的能力来保护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支持反恐或其他行动，以保护其海外利益。这些和其他由中国公司运营的港口是收集美国海军及其盟军军事资产情报的有用平台。随着数字丝绸之路技术、北斗卫星网络的部署以及智能港口的发展，它们作为 C4ISR 平台的用途将会增加。

在中国的综合战略中，这些平台不仅将军事、情报、数字任务与关键商业和政治功能关联在一起，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吉布提建立后勤保障设施表明北京在非洲具有长久的利益，也表明了北京保护其投资的意愿。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南亚和东南亚。对柬埔寨的戈公港而言，通过按照吉布提路线更加明目张胆地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支持中心，将向对东南亚发出一个恐吓信号，即“抵抗是徒劳的”。

所有这些属性都赋予了中国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于“一带一路”项目的东道国而言。不断增长的武器销售和对中国技术的需求只会增强其影响力。考虑到中国的战略抱负和中美竞争日益敌对的性质，北京显然会寻求利用这些影响力，以试图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联盟结构、外交地位和其他国家支持美国的意愿。鉴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军方对整个印太地区的依赖，如果该地区国家越来越不愿支持甚至允许美国资产过境，这将对美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的影响活动已开始对美国的国防利益和关系产生可衡量的影响，特别是在东南亚。2017年1月，柬埔寨通知美国将暂停年度双边军事演习“吴哥哨兵”。同年早些时候，柬埔寨无限期地推迟了美国海军工兵营的人道主义任务。这些以及其他脱离美国及其盟国的行为紧随中柬有史以来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和习近平访问之后，习在此次访问中向柬埔寨提供了8900万美元的债务减免、2.38亿美元的软贷款、1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随后还提供了1.5亿美元的赠款，用于在首都兴建新体育馆。¹⁹⁶

一个更明显的信号为柬埔寨在2019年6月决定终止美国海军对之前在云朗海军基地所修建设施的翻新计划。这引发了人们对柬埔寨可能会转而寻求授权中国入驻该基地的担忧。¹⁹⁷ 当月的早些时候，有报道称，中国和柬埔寨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该基地30年，用于军事人员、军队的驻扎，船只的停泊和武器的储存。¹⁹⁸ 尽管柬埔寨政府对此予以否认，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层代表团对柬埔寨的访问和一架中国无人侦察机在邻近省份坠毁的事件让人们的此项怀疑进一步加深。¹⁹⁹

在邻近的菲律宾，中国的影响力以牺牲美国为代价而迅猛增长。在杜特尔特担任总统之前，美菲联盟的关系在2014年达到了顶峰，当时两国签署了《增强防卫合作协议》，允许预先部署物资，并允许美国进入菲律宾的基地。然而，自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后，双边贸易和中国对菲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开始飙升。杜特尔特于2016年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此次访问期间，习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发展基金。²⁰⁰ 中国随后承诺的投资总额约为450亿美元。²⁰¹ 尽管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承诺得以落实，但中国的投资承诺显然已经让菲律宾做出了政治让步。²⁰² 2017年，杜特尔特从中国获得了5亿美元的国防采购贷款，这提升了两国的防务关系。两国于2018年举行了首次海军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也加强了在菲律宾港口的停靠，并多次访问杜特尔特家乡的达沃港。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务关系受到了影响，双方取消了在中国南海的联合巡逻，并拒绝向进行自由航行作业的美国海军舰艇提供补给与维修服



2017年5月1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中）在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右）的陪同下参观停靠在达沃国际港口的长春舰，杜特尔特向中国海军军官（左）敬礼，MANMAN DEJETO/AFP，盖蒂图片社，2017年5月1日。

务。两国于2018年举行了首次海军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也加强了在菲律宾港口的停靠，并多次访问杜特尔特

家乡的达沃港。与此同时，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务关系受到了影响，双方取消了在中国南海的联合巡逻，并拒绝向进行自由航行作业的美国海军舰艇提供补给与维修服。²⁰³

随着杜特尔特在2020年初宣布终止允许美军驻扎的《访问部队协议》（VFA），这种恶性循环达到了顶点。这一声明似乎表明，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地位相比，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尽管这一取消已被“暂停”（而不是撤销），但这对美国国防利益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果该取消生效，将会危及无数个美国军事演习与行动。如果美国无法进入菲律

宾，美国在南海最近的军事设施将在 1000 多英里以外的冲绳。²⁰⁴ 如果无法将菲律宾作为前沿作战地点和补给站，则会对美军造成重大的作战挑战，并削弱其威慑力。

泰国是美国的历史盟友，自 2014 年发生军事政变后，美泰关系开始恶化。在恢复民主之前，美国法律的限制制约了国防合作。2015 年，随着美国缩减与泰国的年度“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规模，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泰国空军启动了首次联合演习。自那以来，两国军队已经举行了五次以上的双边演习，涵盖不同的服务和类型。²⁰⁵ 中国已成为曼谷的一个主要武器供应国。政变发生后，两国签订了 10 项主要军火交易，其中包括泰国最大的国防采购：价值 10.3 亿美元的三艘潜艇和 48 辆战斗坦克。²⁰⁶ 泰国国防科技研究所和中国将建立一个为泰国军队生产中国武器的联合设施，这反映了中泰两国日益增长的外交关系。²⁰⁷

比起武器销售与联合军演，更让美国感到担忧的是北京对泰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泰国军官在中国接受培训，而在美国接受培训的泰国军官则越来越少。泰国已获得中国的帮助，以在桃邑海军基地建设潜艇设施，并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进入那里。梭桃邑历来为美国海军的停靠港，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存在会对来访的美国军舰带来更高的在情报和其他方面的风险。²⁰⁸ 泰国乌塔保国际机场是美军重要的后勤中枢，但曼谷拒绝美国空军进入那里，以顺从其邻国的意愿。其中一个示例为，2017 年，鉴于缅甸军方的要求，泰国

在中国的综合战略中，这些平台不仅将军事、情报、数字任务与关键商业和政治功能关联在一起，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拒绝用于帮助罗兴亚族的人道主义援助。泰国军方是否也会同样倒向中国，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武器和训练日益依赖的背景下？如果是这样，美国应对涉及中国危机的能力将严重受损。²⁰⁹

在中亚，北京加强了与当地的接触，最近已超过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

过去 10 年，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北京已制定与中国新疆接壤的中亚的“一带一路”投资框架，以应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威胁。特别是中国对塔吉克斯坦的许多“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使得塔吉克斯坦政府在该国债务飙升之际避免了破产。²¹⁰ 塔吉克斯坦目前有 52% 的外债是欠中国的。尽管“一带一路”项目引发了人们对塔吉克斯坦债务影响的担忧，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该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迹象，包括军事设施建设。北京全面加强与塔吉克斯坦的防务关系，不断举行双边、多边军事演习和训练。北京承诺出资建设一个军事训练中心，并投入 1900 万美元来建设军官俱乐部。²¹¹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靠近阿富汗瓦罕走廊的地方修建了大型军事设施。该设施目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军事警察部队入驻，能够容纳一个营级部队和轻步兵，尽管中国官员时而否认其存在，并声称该设施是为训练和后勤目的而开发的。²¹² 此外，2015 年至 2016 年签订的一系列秘密双边协议使得北京有权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修建或翻新 30 至 40 个哨

所。²¹³ 一名塔吉克官员承认，在该国的部分地区，“中国已经完全接管边境控制……他们已经自己在巡逻了。”²¹⁴ 中国在塔吉克斯坦以及更广泛的中亚地区的扩大军事存在，不仅是为了保护易受攻击的“一带一路”设施，更是出于战略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显然是反恐。但另一个目的似乎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让自己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除了建立军事设施和军民两用基础设施以外，北京的“一带一路”投资和外交拓展还会让港口访问等问题变得复杂，从而削弱或阻碍美国甚至是其盟友和伙伴国家在该地区的力量投射。2015年，中国获得了一份为期99年的租约，以运营对澳大利亚具有战略意义的达尔文港，这引发了华盛顿在安全方面的急剧担忧。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MEU）每年与澳大利亚军队开展为期6个月的联合训练，达尔文港为该训练提供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拥有1700多名成员，包括美国最强大的航空战斗部队，并即将列装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²¹⁵ 澳大利亚参议院的一份报告表达了对该交易的担忧，即中国对港口的操作控制可能有助于收集驻扎在附近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军队的情报。”²¹⁶ 一些军事官员担心，除了间谍活动，美国海军舰艇可能会遭受网络攻击和蓄意破坏。²¹⁷ 无论这种攻击是否真的发生，如果美国军事规划者重新考虑在澳大利亚北部部署先进的舰船和飞机，中国就会获得优势。

在更远的地方，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赢得了从2021年开始运营以色列海法港集装箱码头25年的竞标。²¹⁸ 此港口为以色列最大的港口，经常被用于为美国和以色列海军军事演习提供支持，并为美国海军舰艇的停靠港。据报道，五角大楼警告以色列政府，美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调整对此港口的使用。²¹⁹ 中国的国有企业还运营着阿联酋、阿曼、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主要港口，这进一步缩小了需要港口设施的美国海军军舰的低风险选择。²²⁰ 但除了间谍活动和蓄意破坏等风险，以及中国国有企业运营港口之外，还有一种担



美国海军两栖运输船坞舰丹佛号（LPD 9）停靠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口，美国海军照片，由大众传媒专业三年级的克里斯托弗·林达尔拍摄/已发布，2013年9月3日。

忧，即传统的美国合作伙伴可能越来越倾向于对冲其过去的高度支持。

尽管不是条约盟友，但作为密切军事合作伙伴的新加坡提供了一个警示示例。樟宜海军基地是美国第七舰队的重要后勤中枢，也是美国海军超现代化濒海战斗舰的母港。2019年9月，新加坡更新了与美国的防御协议，从而允许美国军队继续进入新加坡重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新加坡的政府这一举动引人注目。在新加坡国防部长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了一项增强防卫协议，其中包括一项军队访问协议和一项相互后勤支持安排，并加强了双边军事演习。²²¹ 引人注目的不仅仅在于这是自2008年中新双边军事关系正式建立以来的首次升级，还在于在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如在新加坡与台湾举行军事演习后，中国扣押新加坡的军用车等。新加坡政府决定通过与北京达成相应协议来平衡与华盛顿的军事合作升级，这

表明美国的安全合作伙伴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防范措施，并反映了中国正在向更广泛的区域进行渗透。新加坡官员私下承认，通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类似的福利，“安抚”了北京对新加坡这一城邦国家支持美国军队的愤怒。²²²

即使是长期存在共同防御条约，也不能完全保证在危机时刻向美国军队提供进入盟友领土的行动权限。中国对菲律宾和泰国的影响力正在增强，这难免让人怀疑，在涉及中国的危机中，这些国家是否还会愿意让美国军队介入。美国盟友或安全伙伴的防范措施将给美国在该地区有效部署军队的能力制造更多障碍、削弱美国威慑力，并限制美国能做出的选择。削弱美国干预解放军在印太地区开展行动的能力符合北京的战略。北京正利用其经济实力及其对第三国其他形式的影响力去增加允许美国介入或为美国提供支持的成本，从而增加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或干预的成本，而不是通过建立一系列昂贵的海外军事基地。

中国还建立或拉拢了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和多边安全组织。中国还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和香山论坛等平台，推动美国联盟不合时宜的说法，并提出该联盟损害了共同安全、违反了神圣的国家主权和政治不干涉原则。该说法旨在使北京（或其他政府）免受国际压力或批评，特别是在解决争端方面，因为正如世人所见，国际海洋法法庭就南海问题作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²²³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在国际水域的行动基本上畅通无阻。美国军方已能够向遥远的海岸部署军舰、飞机和部队，而不必太担心这些资产获得许可和支持的能力。然而，中国战略支点的发展和更大的整体影响力表明，美国正在失去长期享有的无拘无束



在 2019 年的“北部边缘”演习中，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基德号（DDG 100）接近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CVN 71），美国海军照片，由大众传媒专业一年级的瑞恩·J·巴彻尔德拍摄/已发布，2019 年 5 月 16 日

的准入水平。退役海军少将迈克·麦克德维特在谈到吉布提后勤保障设施时写道，“如果涉及到中国的利益，而且该利益与华盛顿的利益不同，美国当局就不能再无拘无束地在中东和东非热点地区部署美国海军。”²²⁴ 如果中国在柬埔寨和缅甸的港口项目继续发展成为战略支点，这些节点将逐渐增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或阻止美国进入关键航道的能力，并挑战美国海军在泰国湾、马六甲海峡和孟加拉湾的行动能力。

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菲律宾、泰国或新加坡可能会因为害怕激怒中国而拒绝允许美国进入其军事基地和设施。这将极大地限制行动灵活性，扰乱美国海军的后勤链，并对美军的战备状态造成不利影响。²²⁵ 如

果菲律宾兑现对美国的威胁，取消了《访问部队协议》，那么在南中国海的美军将不得不跋涉 1000 英里或更远的路程去补给和加油。因此，风险在于，“一带一路”的多个组分与其他形式的中国参与相结合，将在印太地区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并削弱美国优势的战略生态系统。特别是，这种生态系统似乎有可能阻碍对该地区的潜在干预，特别是在第三国可能特别不愿意采取中国反对的行动的危机之中。

中国的战略绝不会一帆风顺——包括斯里兰卡、缅甸和柬埔寨在内的几个“一带一路”东道国都公开拒绝了中国在其国家驻军的想法。就连巴基斯坦也认为瓜达尔港将被发展为中国军事基地的说法是一种宣传。²²⁶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缓慢的渐进主义反映了扩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存在的障碍——将不可以的事变成有必要做的事。中国人民解放军还面临着来自中国承包商的障碍，有些承包商规避或忽略了按照军事标准进行建造的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析人士警告称，未能实施港口建设法规的情况比较普遍，这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资产的能力。²²⁷

“如果涉及中国的利益，而且该利益与华盛顿的利益不同，美国当局就不能再无拘无束地在中东和东非热点地区部署美国海军。”

——退役海军少将迈克·麦克德维特

IX. 结论

北京名义上的“一带一路”商业投资，尤其是在港口基础设施和数字项目上的投资，直接促进了中国向强大海上强国的转型，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支持其优先事项所需的战略资产。尽管“一带一路”被标榜为一种经济与发展倡议，但它实际上体现了整个政府努力发展习近平所呼吁的“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等各领域的斗争密切配合”，以便发展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²²⁸军民融合是中国国防政策战略框架的支柱。它使中国能够在和平时期从国防资源中获益，在冲突发生时从民用基础设施项目中获益。²²⁹鉴于习近平一直倡导“军民一体化的战略体系能力”，²³⁰毫无意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主要组分（包

尽管北京以“双赢”来形容“一带一路”的和平性质...但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战略支点”网络，以显著提高美国进行任何军事干预的成本，降低“一带一路”东道国政府向美国提供访问权或协助的意愿。

括前港-中区-后城模型、数字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均有军民两用特征，可增强一系列潜在的军事和情报能力。

尽管北京以“双赢”来形容“一带一路”倡议的和平与良性本质，但其蓄意的军事和战略功能似乎明显植根于该倡议。但是，对美国或地区利益的安全挑战并不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可发动战争并保卫的一系列珍珠链型海外海岸防御工事的风险。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北京会按美国模式去建立成熟的海外军事

基地，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战略支点网络，以显著提高美国进行任何军事干预的成本，降低“一带一路”东道国政府向美国提供访问权或协助的意愿。

该网络将军用领域植入民用领域，并利用金融、技术、贸易和开发工具为战略和国防目标服务。该网络以“一带一路”平台为核心，通过增强运营、物流和信息网络能力，直接为解放军的力量投送提供支持。其目的为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利益、不利于美国利益的环境。中国从“一带一路”相关的影响力中获得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正如一名前美国国防官员所说，这是“这是一整套有意为之的能力，明显是为了...打败美国...力量投送。”²³¹

中国在数字丝绸之路下的技术出口和北斗卫星网络的广泛采用，是这一“能力套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光纤电缆和 5G 网络等中国技术被纳入“一带一路”套餐时，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实际依赖呈指数级增长。²³²除了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中国技术的传播（特别是监督和镇压工具）有利于威权体制——华盛顿更有可能因不民主行为与其发生冲突的政府。²³³这不仅对美国及其公司不利，而且还加强了中国通过为下一代技术制定标准来抢占和巩固优势的能力。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反制措施，如 2018 年宣布的数字联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倡议，区区 2500 万美元的预算严重不足。

新兴趋势似乎是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在发展，即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技术和战略生态系统日益由中国主导。因此，如果说“一带一路”对美国构成了挑战，那么挑战并不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力的增强，而在于北京基于“核心利益”的单方面主张，增强了其在国际社会投射主权、规则或不正当影响的能力。行使这种权力将挑战美国主导的开放、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如果北京成功利用“一带一路”在亚洲取得卓越成就，美国作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保证者的角色就会受到损害。²³⁴

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生态系统迈进代表着中美之间地区力量平衡的根本变化；习近平在公开声明中呼吁“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呼应了“影响范围”战略。他对建立“反映亚洲需求的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的承诺暗示了这一点。²³⁵ 中国建立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域多边论坛表明其正为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奠定基础。这反过来又将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由“一带一路”支撑的新兴生态系统最终将实现绝不是一个定论。过去几年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和减少的外交接触确实没有在美国的战略上起到帮助。然而，北京面临着一系列可能破坏其计划的制衡力量。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提供其他国家似乎渴望拥抱的全球视野。中国的两位数增长已经稳步放缓，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影响减少了北京可投入的资源。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一带一路”倡议最初五年的情况大不相同，这使得北京向该倡议注入大量资金在财务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变得不明朗起来。“一带一路”项目很少在商业方面有利可图，而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冲击更是加剧了该问题。尽管军民融合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在某些情况下，开发商在港口建设中要么没有遵循该标准，要么走捷径，导致海上资产可能达不到解放军的标准。

因此，如果说“一带一路”带来了挑战，那么挑战并不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力的增强，而在于北京基于“核心利益”的单方面主张，增强了其在国际空间投射主权、规则或不正当影响的能力。

一些“一带一路”项目已被叫停或取消，另一些项目由于东道国财政紧缩，将在规划阶段陷入停滞。²³⁶ 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无力偿还欠中国的债务，这迫使中国做出使人不快的选择，要么在自身经济陷入困境之时选择昂贵的债务减免或重组，要么逼迫偿还债务或采取其他形式的补偿措施，而这可能受到“债务陷阱外交”的批评和遭到当地的强烈反对。²³⁷ 虽然中国支持 G20 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暂时延期偿还债务，但在“一带一路”债务问题上，中国没有类似的政策。巴基斯坦已请求减免 300 亿美元的贷款，根据经合组织的分类，巴基斯坦为高风险的借款国。老挝、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主要的“一带一路”东道国也提出了类似要求。中国官员承认减免债务并不容易，并已排除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的可能性。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为 1800 多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了价值约为 1490 亿美元的融资。²³⁸ 其他官员警告称，““一带一路”贷款不是外国援助”，并明确表示，中国希望收回本金和至少适度的利息。²³⁹

北京的“一带一路”项目早就引发了东道国对腐败、土地掠夺、环境破坏、工作权利和安全等问题的担忧。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对邻国的强硬行为已经在地区引发了不信任和怨恨。强硬的“战狼外交”削弱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和平大国的主张。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剥削行为引发了不满情绪，在某些情况下，还引发了对中国工人的暴力反抗。因此，在源自中国的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北京大力推动资金紧张的国家偿还债务自然会使其不太可能与伙伴国家和睦相处，而且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形象和战略。

这种由“一带一路”支撑的新兴生态系统最终将实现绝不是不是一个定论。北京面临着的一系列可能破坏其计划的制衡力量。

对“一带一路”的批评不仅来自项目东道国和相关国家，更多的是来自中国人自身。随着中国经济受到影响，中国民众感受到了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表达了他们对这些亏损的宏大项目的不满。²⁴⁰ 许多中国学者、经济学家和商人都认为，用于“一带一路”的资源可在国内得到更好的利用。²⁴¹

中国能否通过创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技术、金融和战略支点生态系统（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充当安全担保者）来有效地“武器化”“一带一路”将既取决于北京的选择，也取决于华盛顿的选择。美国在多个领域和地区发挥积极且可信的合作伙伴作用的能力似乎是“一带一路”目标国家抵制中国“胡萝卜加大棒”战略的必要前提。这也将取决于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伙伴在内的志同道合的印太国家是否有能力做出贡献，并为替代中国提供的服务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中国能否通过创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技术、金融和战略支点生态系统（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并充当安全担保者）来有效地“武器化”“一带一路”将既取决于北京的选择，也取决于华盛顿的选择。美国在多个领域和地区发挥积极且可信的合作伙伴作用的能力似乎是“一带一路”目标国家抵制中国“胡萝卜加大棒”战略的必要前提。这也将取决于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伙伴在内的志同道合的印太国家是否有能力做出贡献，并为替代中国提供的服务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X. 编后记：塑造美国的响应

这一切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国仍然有大量的竞争与胜出机会，并有可能超越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介入、影响力和信誉。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北京方面经常表示，自己的失误可能会减缓或削弱其战略势头。中国的崛起并没有让人们在北京产生纯粹的温和感。民意调查表明，不仅在亚洲邻国，而且在世界许多地区，人们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表示严重关切。在东南亚，72%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超过 85% 的人对此表示担忧。²⁴²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尽管中方积极开展“口罩外交”，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公开抗议和抵制有所增加。

至少，美国寻求确保其商业和军事船只不被剥夺基本服务和通行权，并确保美国军方保持在整个印太地区畅通无阻地运作、沿途到港停靠和开展其他活动的的能力。用前国防部长阿什·卡特的话来说，美国“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是否愿意继续提供支持，包括飞越领空许可、船舶管理和驻军协议等。²⁴³ 在更加依赖中国的地区，美国长期享有的可靠支持和随时访问将更难获得。

中国的“一带一路”武器化带来的主要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解决方案也不能主要以军事手段为主。

但中国“一带一路”武器化带来的主要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解决方案也不能以军事手段为主。没有哪个美国机构比美国军方本身更清楚这一事实，其“DIME”理论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四个相互依存的主要来源 - 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因此，外交、贸易和投资、技术、教育交流、法律文书以及思想和数据的自由流动都是恢复和维持美国介入和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民意调查和其他指标清楚表明，东亚和南亚地区普遍希望美国充当一个可靠的平衡者和稳定力量。但是，如果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没有看到美国在亚洲的一致、连贯、可信、全面和协作的战略，它们将适应甚至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安排。迄今为止，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FOIP）这一雄心勃勃的修辞与其投入资金严重不足之间的鸿沟太大，以至于无法抵消中国通过各种“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海军上将戴维森在其 2020 年 3 月的报告中向国会发出警告，美国当前甚至缺乏必要的能力和资源来实施美国国防战略，更不用说更广泛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议程了。²⁴⁴

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需要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创造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以通过美国在外交、经济、军事和其他领域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持续和强劲接触来替代中国所提供的服务。这对于促进区域国家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并能作出自己的选择的环境至关重要。即使是对

于那些可能害怕或怨恨中国的国家，如果他们对美国能够可靠地致力于提供足够的替代方案和/或阻止北京报复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就别指望他们会抵制中国。用威尔·罗杰斯不朽的名言来说，“你不可能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打败任何对手。”

美国不需要也不应该凭一己之力来制衡中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邻近民主国家以及东盟等地区参与者在限制军事和强制优势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而该优势正是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生态系统战略的核心。²⁴⁵ 志同道合的国家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前提是他们相信华盛顿方确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且其在为更大的利益而行动。在基础设施领域，向合作迈出的一小步为 2019 年启动的“蓝点网络”，这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三边伙伴

如果他对美国能够可靠地致力于提供足够的替代方案...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那就别指望他们会抵制中国了...用威尔·罗杰斯不朽的名言来说，“你不可能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打败任何对手。”

关系，旨在证明基础设施项目是促进国际标准和私人投资的一种手段。然而，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论证与为其提供资金相距甚远，印度等主要参与者的缺席也降低了该网络的影响力。

印度对四方安全对话（简称四方对话）的矛盾态度也在安全领域引发了类似问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于 2017 年恢复了这一对话，并于 2019 年举

行了首次反恐演习。另一项创新为与越南、韩国和新西兰就新冠肺炎开展了“四方加安全对话”。²⁴⁶ 然而，印度长期以来不愿全面参与四方会谈，这阻碍了其作为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重要政策或行动安全合作平台的发展。中印边界争端的升级是否能克服印度对联合演习、训练或军事行动的沉默还有待观察。

然而，需要避免的一个陷阱为依赖于将“反华”作为合作的组织原则。在地理或商业利益要求他们至少与北京领导层保持名义上的友好关系时，很少有国家认为他们能承受得起被人看到自己加入一个旨在遏制或削弱中国的集团。相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经验为积极目标的“粘性”力量上了一课。通过将落实适合数字时代的高标准贸易规则作为目标，美国及其伙伴创造了强大的积极势头，吸引了其他国家——最近包括中国自己。

第三国对与美国一起支持地区规范和平衡的疑虑被美中公开竞争放大。亚洲国家公开反对被迫选边站队，同样也明确表示，他们担心自己会陷入大国的交叉火力之中。虽然他们可能接受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也喜欢美国对中国自信的坚决反击，但他们对把印太地区描绘成美中之间的零和博弈的好战叙事做出了糟糕的反应。当中美关系变得尖锐时，政府更倾向于保持低调，而不是公开与华盛顿结盟。

此外，随着中国更广泛地发展和分散其军事资产，包括通过“一带一路”一体化平台，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或盟国军队的接触必然会增加。在空中和海上的意外和不安全的遭遇有很大的风险使事件成为危机，并导致冲突。这就要求恢复已废弃的美中战略磋商机制。美国和中国官员过去经常指出，双边军事渠道既是防止局势升级的断路器，也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因素。

正如这份报告所示，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中国获得影响力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和战略优势营造宽松环境的核心手段。那么美国该如何竞争呢？毕竟让美国征集足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匹敌的资源是不可行的。经验表明，在缺乏负担得起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敦促发展中国家那些急需基础设施的政府去拒绝“一带一路”项目是无效的。尽管华盛顿努力利用私营部门，而不是直接为项目融资，但它缺乏指导美国公司为战略优势在印太地区进行投资和开发有竞争力项目的的能力。

随着中国更广泛地发展和分散其军事资产，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平台，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美国或其盟国军队的接触必然会增加。在空中和海上的意外和不安全的遭遇有很大的风险使事件成为危机，并导致冲突。

日本和印度分别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展现了自己的竞争力，而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可以增强这一竞争力。主办“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往往缺乏资金和人力资源，因而无法充分开展项目尽职调查。

美国政府机构、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以及私营企业可以就这些国家如何在本国设计“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并保持对这些设施的控制权向政府和利益相关方提供一系列技术援助和咨询服务。²⁴⁷ 这种做法在东南亚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在那里，美国政府为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成功改造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形成作出了贡献。²⁴⁸ 可扩大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SIDFC）等项目，以提供技术援助、进行股权投资，并为北京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提供更多私营部门和市场驱动型替代方案。²⁴⁹ 最终，即使由中国企业建设和管理港口与其他项目，如果合同和流程能够符合透明度、可持续性和地方控制的国际标准，就可以消除腐败和过度债务等有害杠杆。

除了基础设施，还有官方的发展援助（ODA）。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官方财政投资相比，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并不多，主要集中在非洲。然而，美国及其盟友共同投入了巨大的援助资源。因此，对捐助者协调进行改进并给予更多的关注可扩大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印度虽然是官方发展援助的净受援国，但该国仍设法通过技术合作和贷款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向邻国提供大量的援助。日本是世界上对亚洲最大的援助国，除了双边援助外，它对多边援助组织的捐助也在继续扩大。²⁵⁰ 经济规模较小的澳大利亚也在发展援助方面花费了大量资金，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岛屿。韩国也投入了同等金额的资金，并承诺增加对东盟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然而，就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而言，美国在 30 个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排在第 23 位。即使是在当前新冠肺炎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美国仍有增加地区发展援助的空间。

其他有价值的援助形式包括培养军事和文职领导的培训计划。美国国家安全从业人员早就意识到国际军事教育培训（IMET）项目在加强伙伴关系方面的价值。印太地区的战略意义并未体现在国际军事教育培训资金的分配上。在 2020 财年，整个印太地区获得的预算不到国际军事教育培训预算的 20%。²⁵¹ 为加强美国与该地区的军事关系，增加国际军事教育培训支出似乎是一个合乎逻辑且紧迫的步骤。

在军事领域之外，以人为本的活动是增强美国影响力和加强双边关系的关键“巧实力”工具。对培训和交流项目的投资建立在美国软实力的坚实基础上。诸如“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等创新的人文交流项目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美国的好感和支持。同样，亚洲的富布赖特项目

也不应放弃与中国的外交。持续的高级别战略对话是设定界限、遏制挑战、消除误解、建立信心和降低风险不可或缺的工具。

等学术交流已被证明是促进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极具成本效益的工具。然而，尽管中国已经将其学校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增加至近 50 万（其中大部分由中国政府资助），但政府的 2021 财年预算提议将教育和文化交流削减近 60%。²⁵²

美国放弃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不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使得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中国是印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并准备利用美国未参与多边贸易协议的优势。²⁵³ 尽管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仍比中国高很多倍，但该地区的国家愈发将中国视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卓越经济强国。²⁵⁴ 美国和大多数自由市场政府在运营结构上也处于劣势，他们缺乏可引导进行战略投资而不是商业投资的国有企业。然而，鼓励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和投资还是有办法的。除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项目（USIDFC），这些手段还包括为高层商业代表团提供便利，让他们成为总统访问的一部分，或主办汇聚美国和地区初创企业的创业峰会，这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证明是成功的。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外交。前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对国会议员说，如果他们不充分资助国务院，他就需要购买更多的子弹。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对维持该地区的平衡至关重要。需要填补空缺的大使职位。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或东亚峰会等区域论坛以及湄公河下游倡议和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等次区域组织中，高层代表和积极参与是绝对必要的。这些会议和组织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展示美国选项、挑战中国信息传递、加强地区关系和美国影响力的机会。持续的高水平参与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关键投资。

毫无疑问，美国在印太地区争夺持续准入和支持的竞争中战胜中国的能力被与盟友就贸易争端或基地财政支持方面的争吵所削弱，这种争吵本可以避免并应当通过正常谈判来解决。也不应放弃与中国的外交。持续的高级别战略对话是设定界限、遏制挑战、消除误解、建立信心和降低风险不可或缺的工具。开展多层次军事对话对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至关重要。这些手段美国都是不能放弃的

尾注

- 1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5月14日<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english/n100/2018/0306/c25-1038.html>。
- 2 Brenda Goh和 Ryan Woo, “习主席说, “一带一路”的目标为推进‘双赢合作’, ” 路透社, 2019年4月26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ilkroad-xi/china-president-xi-says-goal-of-belt-and-road-is-advance-win-win-cooperation-idUSKCN1S205Z>。
- 3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NDRC),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2015年3月28日, http://en.ndrc.gov.cn/newsrelease/201503/t20150330_669367.html
- 4 “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9年4月26日, <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english/n100/2019/0426/c22-1266.html>。
- 5 Jane Nakano, “绿化或美化“一带一路”倡议?”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19年5月1日, <https://www.csis.org/analysis/greening-or-greenwashing-belt-and-road-initiative#:~:text=Energy%20projects%20have%20been%20central,by%20transport%20at%2030%20percent>。
- 6 “中国要深化与加勒比国家、太平洋岛国的军事合作: 国防部长,” 新华社, 2019年7月8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7/08/c_138209338.htm。
- 7 参见奥里安娜·斯凯拉·马斯特罗的“隐形超级大国”, 《外交事务》, 2019年1月,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china-plan-rule-asia>; 易明, “中国的新革命”, 《外交事务》, 2018年5月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4-17/chinas-new-revolution>。
- 8 哈什·V·潘特, “印度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意图”, 耶鲁全球在线, 2017年6月22日,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india-challenges-chinas-belt-road-intentions>。
- 9 马克·埃斯珀, “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稿”, 美国国防部, 2020年2月15日,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Speeches/Speech/Article/2085577/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mark-t-esper-at-th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 10 “菲利普·戴维森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的看法,” 罗伊研究所, 2020年2月13日,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news-and-media/multimedia/audio/philip-s-davidson-united-states-interests-indo-pacific>。
- 11 “日本国防 (年度白皮书), ” 日本防卫省, 2019年9月26日, https://www.mod.go.jp/e/publ/w_paper/wp2020/DOJ2020_Digest_EN.pdf。
- 12 伊恩·马洛, “中国10亿美元的累赘”, 彭博社, 2018年4月17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17/china-s-1-billion-white-elephant-the-port-ships-don-t-use>; 王凡, “通往成功的漫漫征途: 中国对汉班托塔港的投资面临多个挑战,” CGTN, 2019年1月14日,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514e7945444d32457a6333566d54/share_p.html。
- 13 迪潘·罗伊·乔杜里, “中巴瓜达尔港遭遇恶劣天气”, 经济时报, 2019年9月10日,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news/pakistan-china-gwadar-port-runs-into-rough-weather/articleshow/71041565.cms>。
- 14 韦德·谢泼德, “从北京到世界: 不要将“一带一路”倡议称为 OBOR,” 福布斯2017年8月1日, <https://www.forbes.com/sites/wadeshepard/2017/08/01/beijing-to-the-world-please-stop-saying-obor/>。
- 15 “习以主题演讲启动了‘世纪项目’ ” 中国日报, 2017年5月14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beltandroadinitiative/2017-05/14/content_29337406.htm; “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年纪念日的演讲,”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年7月7日, http://www.china.org.cn/world/2014-07/07/content_32876905.htm。
- 16 “习承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造福人类,” 新华社, 2018年8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8/28/c_137423397.htm。
- 17 在北京的私人谈话, 2019年。
- 18 彼得·A·达顿和赖恩·D·马丁松, “跨越长城: 中国远洋行动,”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2015年5月,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2&context=cmsi-red-books>。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新华社, 2019年7月,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whitepaperonnationaldefenseinnewera.doc>。
- 20 “中国在军事上到底花了多少钱?” 中国国力计划, 2020年5月22日, <https://chinapower.csis.org/military-spending/>。

- ²¹ 扎德·佩蒂尔, “中国远征作战的后勤能力,”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 2020年4月15日,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China%20Expeditionary%20Logistics%20Capabilities%20Report.pdf>.
- ²² 迈克尔·麦克德维特,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针对“国防部在与中国竞争中的角色”的听证会, 2020年1月15日,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AS/AS00/20200115/110390/HMTG-116-AS00-Wstate-McDevittM-20200115.pdf>.
- ²³ 斯蒂芬·库珀, “中国不断增强的蓝色海军能力引发了一些问题,” *Defence Connect*, 2019年10月21日, <https://www.defenceconnect.com.au/maritime-antisub/4983-china-s-growing-blue-water-naval-capabilities-raise-questions>.
- ²⁴ 唐纳德·特朗普,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白宫, 2017年12月18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²⁵ 琳达·雷诺兹, “政策演讲, 哈德逊研究所, 华盛顿特区,” 澳大利亚国防部, 2019年11月14日, <https://www.minister.defence.gov.au/minister/lreynolds/speeches/keynote-address-hudson-institute-washington-dc-0>.
- ²⁶ 克拉丽莎·巴蒂诺和 Joel Guinto, “阿基诺每天都在问, 为什么中国要统治南中国海,” 彭博社, 2014年5月23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5-22/aquino-starts-day-asking-why-china-seeks-to-rule-south-china-sea>.
- ²⁷ 坎瓦尔·西巴,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和平,” *印度防务评论*, 2014年2月26日,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chinas-maritime-silk-road-proposals-are-not-as-peaceful-as-they-seem/>.
- ²⁸ 美国国防部办公室, “向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 2019年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安全发展,” 美国国防部, 2019年5月2日,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May/02/2002127082/-1/-1/1/2019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an/14/2002079292/-1/-1/1/EXPANDING-GLOBAL-ACCESS-REPORT-FINAL.PDF>.
- ²⁹ “中国军方否认已达成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 彭博社, 2019年7月24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7-24/chinese-military-denies-it-has-deal-to-build-base-in-cambodia?sref=9FZmBlh7>.
- ³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0年的中国国防”,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位于瑞士的其他国际组织的常驻代表团, 2000年10月, <http://www.china-un.ch/eng/bjzl/t176952.htm>.
- ³¹ 李继军中将,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与防御战略,”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 1997年8月1日, <https://ssi.armywarcollege.edu/traditional-military-thinking-and-the-defensive-strategy-of-china/>.
- ³² 克里斯托弗·D·荣格、罗斯·鲁斯蒂奇、斯科特·迪瓦里和 Jenny Lin, “‘我们不用回避这个想法’: 21世纪中国在海外建设军事基地的需求,” 国防大学, 国家战略研究协会, 中国军事研究中心, 中国战略视角第7期, 2014年10月, <https://ndupre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perspective/china/ChinaPerspectives-7.pdf>.
- ³³ “陆军上校: 中国必须建立海外基地, 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 *环球时报*, 2009年2月5日, www.chinareviewnews.com/doc/7_0_100877861_1.html。引用迈克尔·S·蔡斯和安德鲁·S·埃里克森的话, “北京对海外军事基地的态度发生变化?” *詹姆斯顿基金会*, 中国简报, 第19期, 第9卷, 2009年9月24日,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anges-in-beijings-approach-to-overseas-basing/>.
- ³⁴ 沈定立, “不要回避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想法,”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2010年1月28日, 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10-01/28/content_19324522.htm.
- ³⁵ “中国焦点: ‘准备好打赢战争’, 习命令重塑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华社*, 2017年8月1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8/01/c_136491455.htm.
- ³⁶ 戴维·M·芬克尔斯坦, “中国的国家军事战略: ‘军事战略方针’ 概述,” *合理精简中国人民解放军: 探索中国军队的轮廓*, 编辑施道安和甘浩森。(卡莱尔, 宾夕法尼亚州: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 2007年) 第69-140页。
- ³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新华社*, 2019年7月,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whitepaperonnationaldefenseinnewera.doc>.
- ³⁸ 丹尼尔·M·哈奈特, “新的历史使命: 对胡锦涛军事遗产的反思,” *评价胡锦涛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编辑甘浩森等人。(卡莱尔, 宾夕法尼亚州: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社, 2014年), 第33、34页。
- ³⁹ M·泰勒·弗雷维尔, “中国的‘世界级军事’野心: 起源和含义,” *华盛顿季刊*, 43, 第1期, (2020), 85-99。
- ⁴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新华社*, 2019年7月,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download/whitepaperonnationaldefenseinnewera.doc>.
- ⁴¹ 佩蒂尔, “中国远征作战后勤能力。”
- ⁴² 大卫·拉格, “中国庞大的舰队正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抗衡,” *路透社*, 2019年4月30日,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army-navy/>.

- ⁴³ 美国国防部办公室, “向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 2019 年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与安全发展,” 美国国防部, 2019 年 5 月 2 日,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May/02/2002127082/-1/-1/1/2019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 ⁴⁴ “全文: 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11 日, 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7/01/11/content_281475539078636.htm.
- ⁴⁵ 杨洁篪, “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8 年 7 月 14 日,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577242.shtml.
- ⁴⁶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Peripheral Diplomacy Work Conference],” 新华网 [Xinhua], 2013 年 10 月 25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
- ⁴⁷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 新华社, 2017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5/14/c_136282982.htm.
- ⁴⁸ “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 习近平有明确要求 [To Prevent and Resolve Major Risks in Various Domains, Xi Jinping Has Clear Requirements],” 新华网 [Xinhua], 2019 年 1 月 22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1/22/c_1124024464.htm.
- ⁴⁹ 军事科学院, 军事战略研究部 (2013 年), 军种战略和战区战略 [Service Strategy and Theater Strategy]. 军事战略学 (第 1-28 页)。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 ⁵⁰ 杰夫·贝克尔、邓丽嘉、Ben DeThomas 和帕特里克·戴盖特诺, “中国在中东和西印度洋的存在: 超越‘一带一路’,” 海军分析中心, 2019 年 2 月, 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DRM-2018-U-018309-Final2.pdf.
- ⁵¹ 世界银行, “贸易 (GDP 的百分比),” 世界银行集团,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GNFS.ZS>; “有多少贸易在经过南中国海?” 中国国力计划, 2019 年 10 月 10 日, <https://chinapower.csis.org/much-trade-transits-south-china-sea/>.
- ⁵² “坚定不移向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目标迈进 [Unswervingly Move Toward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World-Class Navy],” 人民海军 [People’s Navy], 2018 年 6 月 15 日, 第 2-3 页。
- ⁵³ “中国军事力量: 建立一支敢打必胜的现代化军队,” 美国国防情报局, 2018 年 11 月, 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FINAL_5MB_20190103.pdf.
- ⁵⁴ “尹卓: 中国海军应在吉布提建立长期社给基地 [Yin Zhuo: The Chinese Navy Should Establish a Long-Term Base at Djibouti],” 凤凰资讯 [iFeng], 2019 年 12 月 28 日, http://news.ifeng.com/mil/special/antipirates/comme nt/200912/1228_5234_1490267_2.shtml.
- ⁵⁵ 克里斯托弗·D·荣格、罗斯·鲁斯蒂奇、孔适海和约书亚·怀斯曼, “中国的域外海军行动: 案例研究、轨迹、障碍和潜在的解决方案,” 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 中国战略视角第 3 期, 2010 年 12 月, <https://ndupress.ndu.edu/Media/News/Article/717794/chinas-out-of-area-naval-operations-case-studies-trajectories-obstacles-and-pot/>.
- ⁵⁶ 康纳·肯尼迪, “战略支点与中国海军战略,” 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 第 19 卷, 第 6 期, 2019 年 3 月 22 日,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trategic-strong-points-and-chinese-naval-strategy/#:~:text=Strategic%20strong%20points%20will%20improve%20the%20Chinese%20military's%20ability%20to%20operate%20overseas.&text=The%20PLAN%20serves%20two%20primary,areas%20of%20the%20Indo%2DPacific.>
- ⁵⁷ 杰罗姆·亨利, “中国在亚丁湾的军事部署”: 反海盗与其他任务,” 亚洲视角, 第 89 期, IFRI, 2016 年 11 月,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chinas_military_deployments_in_the_gulf_of_aden_anti-piracy_and_beyond_0.pdf.
- ⁵⁸ 周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 外交政策, 2019 年 8 月 6 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8/06/the-future-of-the-pla/>.
- ⁵⁹ 周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
- ⁶⁰ 荣格、鲁斯蒂奇、迪瓦里和 Lin, “我们不用回避这个想法。”
- ⁶¹ 贝克尔、邓丽嘉、DeThomas 和戴盖特诺, “中国在中东和西印度洋的存在。”
- ⁶² 阿布杜尔·雷曼, “中巴经济走廊安全将如何考验中巴‘全天候友谊’,” 外交学者, 2017 年 6 月 24 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how-cpec-security-will-test-the-all-weather-friendship-of-china-and-pakistan/>.
- ⁶³ 克里斯托弗·斯佩林, “中国的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中国的肌肉’和美国的理由,”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6 月 11 日, <https://ndupress.ndu.edu/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2217673/chinas-private-military-and-security-companies-chinese-muscle-and-the-reasons-f/>.
- ⁶⁴ 查尔斯·克洛弗, “中国的私营安保公司走向全球,” 金融时报, 2017 年 2 月 26 日, <https://www.ft.com/content/2a1ce1c8-fa7c-11e6-9516-2d969e0d3b65>.

- ⁶⁵ 谢尔盖·苏汉金, “中国私营安保承包商: 新趋势与未来展望,” 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 第9期, 第20卷: 2020年5月15日,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chinese-private-security-contractors-new-trends-and-future-prospects>; 海伦娜·莱加达和梅亚·诺文斯, “‘一带一路’的守护者: 中国民营保安公司的国际化,” *Merics China Monitor*, 2018年8月16日, <https://merics.org/en/report/guardians-belt-and-road>.
- ⁶⁶ 施家曦, “在中亚令人生畏的高地上, 新成员悄然而至: 中国军队,” *华盛顿邮报*, 2019年2月19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central-asias-forbidding-highlands-a-quiet-newcomer-chinese-troops/2019/02/18/78d4a8d0-1e62-11e9-a759-2b8541bbbe20_story.html.
- ⁶⁷ 德克·范德克雷, “中国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瓦罕走廊的安全活动,” 保卫“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沿丝绸之路不断发展的军事行动, 编辑纳德吉·罗兰等人。(西雅图, 华盛顿州: 国家亚洲研究局, 2019), 第71-90页。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space-and-cyberspace-components-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 ⁶⁸ 黄攀越, “中国国防部长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参谋长,” *中国军网*, 2018年4月19日, http://eng.mod.gov.cn/news/2018-04/19/content_4809874.htm.
- ⁶⁹ 安百杰, “习: 安全是发展的关键,” *中国日报*, 2017年6月10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06/10/content_29692991.htm.
- ⁷⁰ 范·德克莱, “保卫‘一带一路’倡议。”
- ⁷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16年, https://en.ndrc.gov.cn/policyrelease_8233/201612/P020191101482242850325.pdf.
- ⁷² 布莱恩·拉弗蒂, “军民一体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改革,” 习主席重塑中国人民解放军: 评估中国军事改革(华盛顿特区: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627–666页, https://ndupre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Books/Chairman-Xi/Chairman-Xi_Chapter-16.pdf?ver=2019-02-08-112005-803.
- ⁷³ “习呼吁深化军民一体化,” *新华社*, 2018年3月12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3/12/c_137034168.htm; “习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日报*, 2017年8月1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08/01/content_30315328.htm.
- ⁷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全文: 中国军事战略,” *中国日报*, 2015年5月26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5/26/content_20820628.htm.
- ⁷⁵ 孔适海, “听证会: 中国军事力量投射与美国国家利益专家组 II: 中国的远征能力的发展: ‘基地与访问点,’ ” *USCC*, 2020年2月20日,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Kardon_Revised%20Written%20Testimony_Feb2020.pdf.
- ⁷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The National Defense Transport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opted at the 22nd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2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6年9月3日,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6-09/03/content_1996764.htm.
- ⁷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 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opted at the 13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1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2010年2月26日, http://www.gov.cn/flfg/2010-02/26/content_1544415.htm.
- ⁷⁸ 编辑黄攀越,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 [修正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2017年3月3日, http://eng.mod.gov.cn/publications/2017-03/03/content_4774225.htm.
- ⁷⁹ 张静 [Zhang Jing]、张智慧 [Zhang Zhihui]、周江寿 [Zhou Jiangshou], “中美港口建设贯彻国防要求对标分析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Requirements in Port Construction],” *军事交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21, 第4期 (2019年), 第32–36页。
- ⁸⁰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vietnam/fishing-06122020192908.html>.
- ⁸¹ 孔适海, “听证会: 中国军事力量投射与美国国家利益专家组 II: ”
- ⁸² 张洁 [Zhang Jie], 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战略支点的构建 [SLOC Secur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Points], *国际安全研究杂志*, 2015, 2, 100–118, http://www.globalview.cn/html/zhongguo/info_3755.html.
- ⁸³ 彼得·A·达顿、孔适海和康纳·M·肯尼迪, “中国海事报告第6期: 吉布提: 中国第一个海外战略支点,”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CMSI 中国海事报道*, 2020年1月4日,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msi-maritime-reports/6/>.
- ⁸⁴ 德温·索恩和本·斯佩瓦克, “怀有野心: 中国的港口投资如何从战略上重塑印太地区,” *C4ADS*, 2018年4月17日,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66ef8b4d8af107232d5358a/t/5ad5e20ef950b777a94b55c3/1523966489456/Harbored+Ambitions.pdf>; 孔适海, “听证会: 中国军事力量投射与美国国家利益专家组 II: ”

- ⁸⁵ 孔适海, “听证会: 中国军事力量投射与美国国家利益专家组 II:”
- ⁸⁶ 索恩和斯佩瓦克, “心怀野心。”
- ⁸⁷ “王毅[Wang Yi], ‘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工具 不能用冷战思维来看待: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Not a Geopolitical Tool and Cannot Be Thought of Using Cold War Thinking],” 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308/c70731-26656152.html>.
- ⁸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全文: 中国军事战略。”
- ⁸⁹ 迈克尔·S·蔡斯, “‘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与网络空间要素,” 保护“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沿丝绸之路不断发展的军事行动, 编辑纳德吉·罗兰等人。(西雅图, 华盛顿州: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2019年), 第25页,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the-space-and-cyberspace-components-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 ⁹⁰ 蔡斯, “‘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与网络空间要素。”
- ⁹¹ “‘一带一路’倡议海上合作愿景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7年6月20日, 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publications/2017/06/20/content_281475691873460.htm.
- ⁹²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外交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5年3月28日, https://reconasia-production.s3.amazonaws.com/media/filer_public/e0/22/e0228017-7463-46fc-9094-0465a6f1ca23/vision_and_actions_on_jointly_building_silk_road_economic_belt_and_21st-century_maritime_silk_road.pdf.
- ⁹³ 谢里丹·普拉索, “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看起来更像是铁幕,” 彭博商业周刊, 2019年1月10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9-01-10/china-s-digital-silk-road-is-looking-more-like-an-iron-curtain>.
- ⁹⁴ 克莱顿·切尼, “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 战略技术竞争与输出政治非自由主义,” 太平洋论坛, 问题和见解工作文件, 第19卷, WP8, 2019年7月。
- ⁹⁵ 蔡斯, “‘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与网络空间要素。”
- ⁹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2016年, 第74页, https://en.ndrc.gov.cn/policyrelease_8233/201612/P020191101482242850325.pdf.
- ⁹⁷ 安德鲁·凯特逊、Kenny Liew、拉克兰·凯里和 Sarah Lad 等人, “中国在数字丝绸之路路上加倍下注,”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19年11月14日, <https://reconnectingasia.csis.org/analysis/entries/china-doubles-down-its-digital-silk-road/>.
- ⁹⁸ Katherine Atha、杰森·卡拉汉、John Chen、Jessica Drun、基兰·格林、布莱恩·拉弗蒂博士、乔·麦克雷诺兹、詹姆斯穆尔尔夫农博士、本杰明·罗森和 Emily Walz, “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 USCC, 2020年1月,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0-04/China_Smart_Cities_Development.pdf.
- ⁹⁹ 习近平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4年5月21日,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159951.shtml.
- ¹⁰⁰ 蒂莫西·希斯和安德鲁·S·埃里克森, “中国是否在寻求反干预?” 华盛顿季刊 38, 第3期(2015年): 第143–156页。
- ¹⁰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2020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XI部分, 第51章, 第2节, https://en.ndrc.gov.cn/policyrelease_8233/201612/P020191101482242850325.pdf.
- ¹⁰² 张洁[Zhang Jie], “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战略支点的构建[Maritime Channel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s Strategic Pivots],” 国际安全研究杂志, 第2期(2015年), 100–118, http://gjaqyj.cnjournals.com/gjaqyj/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150206&flag=1.
- ¹⁰³ 寿晓松 [Shou Xiaosong], “战略学[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 北京: Military Science Publishing (军事科学出版社), 由孔适海所引用,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听证会。”
- ¹⁰⁴ 达顿、卡顿和肯尼迪, “中国海事报告6。”
- ¹⁰⁵ 王天泽、齐文哲、海军 [Wang Tianze, Qi Wenzhe, Hai Jun]。2018. “海外军事基地运输投送保障探讨 [An Exploration into Logistical Support of Transportation and Projection for Military Bases Abroad].” Defense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国防交通工程与技术); 孔适海, “听证会: 中国军事力量投射与美国国家利益专家组 II”; 索恩和斯佩瓦克, “心怀野心。”
- ¹⁰⁶ 格米特·坎瓦尔,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中国印太珍珠链战略中的新海军基地,” CSIS简报, 2018年4月,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kistans-gwadar-port-new-naval-base-chinas-string-pearls-indo-pacific>.

- 107 Minnie Chan, “随着海外利益的增长, 中国将把海军陆战队的规模扩大 400%,” 南华早报, 2017 年 3 月 13 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78245/overseas-ambitions-expand-china-plans-400pc-increase>; 黄攀越, “中国准备扩大海军陆战队,” 中国军网, 2017 年 3 月 15 日, http://eng.chinamil.com.cn/view/2017-03/15/content_7526499.htm; 佩蒂尔, “中国远征作战后勤能力。”
- 108 佩蒂尔, “中国远征作战后勤能力。”
- 109 格雷戈里·B·波林, “皎漂港: 连接中国与印度洋,”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18 年 4 月 2 日, <https://www.csis.org/analysis/kyaukpyu-connecting-china-indian-ocean>.
- 110 佩蒂尔, “中国远征作战后勤能力。”
- 111 杰里米·佩奇、戈登·卢博尔德和罗布·泰勒, “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前哨的交易推进了中国军事网络追求,” 华尔街日报, 2019 年 7 月 22 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secret-deal-for-chinese-naval-outpost-in-cambodia-raises-u-s-fears-of-beijings-ambitions-11563732482>.
- 112 查尔斯·埃德尔, “藏在眼皮底下: 中国在东南亚的扩张,” War on the Rocks, 2019 年 5 月 9 日,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5/hiding-in-plain-sight-chinese-expansion-in-southeast-asia/>.
- 113 佩奇、卢博尔德和泰勒, “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前哨的交易推进了中国军事网络。”
- 114 大卫·赫特和肖恩·W·克里斯平, “柬埔寨处于新冷战的中心,” 亚洲时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https://asiatimes.com/2018/11/cambodia-at-the-center-of-a-new-cold-war/>.
- 115 埃德尔, “藏在眼皮底下。”
- 116 坎瓦尔,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 117 “瓜达尔港自由区效仿中国深圳蛇口工业区,” 民族报, 2019 年 4 月 21 日, <https://nation.com.pk/21-Apr-2019/gwadar-port-free-zone-being-modelled-after-shekou-industrial-zone-in-shenzhen-china>.
- 118 索恩和斯佩瓦克, “心怀野心。”
- 119 “汉班托塔港正在崛起,” *Indian Infrastructure*, 2019 年 11 月, <https://indianinfrastructure.com/2019/11/14/hambantota-port-on-the-rise/>.
- 120 “‘一带一路’ 国家统计局年鉴 2017,” *中国年鉴*, 2018 年 5 月 23 日, <https://www.chinayearbooks.com/statistical-yearbook-of-the-belt-and-road-countries-2017.html>.
- 121 “金泰中柬产能合作启动区签约、奠基—泰安市“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柬埔寨落地 [Foundation Laid for Tai'an City Major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in Cambodia],” 柬埔寨投资促进委员会, 2017 年 1 月 7 日, <http://www.union-groupcompany.com/index.php/Ch/Cms/News/info/id/461>; 索恩和斯佩瓦克, “心怀野心。”
- 122 Chan Mya Htwe, “缅甸成功完成了皎漂港的债务与所有权条款谈判,” 缅甸时报, 2018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mmtimes.com/news/myanmar-successfully-renegotiates-debt-ownership-terms-kyaukphyu.html>.
- 123 坎努普里亚·卡普尔和 Aye Min Thant, “独家新闻: 出于对债务的担忧, 缅甸缩减了中国支持的港口项目: 官方,” 路透社, 2018 年 8 月 2 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yanmar-china-port-exclusive-exclusive-myanmar-scales-back-chinese-backed-port-project-due-to-debt-fears-official-idU.S.KBN1KN106>.
- 124 佩蒂尔, “中国远征作战后勤能力”; 黄昱帆和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贷款多少美元,” 外交学者, 2020 年 6 月 24 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6/putting-a-dollar-amount-on-chinas-loans-to-the-developing-world/>.
- 1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0 年的中国国防”,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位于瑞士的其他国际组织的常驻代表团, 2000 年 10 月, <http://www.china-un.ch/eng/bjzl/t176952.htm>.
- 126 孔适海,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就“‘世界一流’的军队: 评估中国的全球军事野心,” 举行的听证会, 专家组 III: 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 任务、现代化和基地, 2019 年 6 月 20 日,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19-10/June%20202019%20Hearing%20Transcript.pdf>.
- 127 荣格、鲁斯蒂奇、迪瓦里和 Lin, “我们不用回避这个想法。”
- 128 荣格、鲁斯蒂奇、迪瓦里和 Lin, “我们不用回避这个想法。”
- 129 肯尼迪, “中国海事报告第 6 期。”
- 130 “评论: 中国的吉布提基地不是为了军事扩张,” 新华社, 2017 年 7 月 13 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7/13/c_136441371.htm.
- 131 高敬文, “中国的吉布提海军基地增强了其实力,” 东亚论坛, 2020 年 5 月 16 日,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5/16/chinas-djibouti-naval-base-increasing-its-power/>.

- ¹³² 巴拉克·奥巴马与习近平“奥巴马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习主席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2015年9月25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9/25/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peoples-republic-china-joint>。
- ¹³³ 埃德尔，“藏在眼皮底下。”
- ¹³⁴ Veasna Kong 等人，“‘一带一路’倡议——已有六年之久”，穆迪分析，2019年6月，<https://www.moodyanalytics.com/-/media/article/2019/belt-and-road-initiative.pdf>。
- ¹³⁵ 迈克尔·塞恩斯伯里，“习可能在缅甸未得到他想要的东西”，*The Interpreter*，2020年1月16日，<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what-xi-wants-myanmar-may-not-be-what-he-gets>。
- ¹³⁶ “中国的‘一带一路’（BRI）倡议和东南亚”，伦敦政经学院智库，2018年10月，<https://www.lse.ac.uk/ideas/Assets/Documents/reports/LSE-IDEAS-China-SEA-BRI.pdf>；强万纳里和 Heng Pheakdey，“柬埔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NIDS ASEAN Workshop 2019，“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东盟（NIDS，2019年），第5-23页，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joint_research/series17/pdf/chapter01.pdf。
- ¹³⁷ Kimkong Heng，“中国的投资令柬埔寨社会紧张”，*日经亚洲评论*，2019年7月22日，<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Chinese-investment-strains-Cambodian-society>。
- ¹³⁸ 马歇尔·W·迈耶和赵敏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价格过高”，播客：沃顿商业日播亚太中国全球聚焦。*Knowledge@Wharton*，2019年4月30日，<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article/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why-the-price-is-too-high/>。
- ¹³⁹ 埃里克·贝尔曼，“斯里兰卡债台高筑，越来越多地寻求向中国贷款”，*华尔街日报*，2019年1月29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sri-lanka-deep-in-debt-turns-increasingly-to-china-for-loans-11548774001?mod=article_inline。
- ¹⁴⁰ 约翰·奥尔利、斯科特·莫里斯和盖林·波特兰斯，“从政策角度审视‘一带一路’的债务含义”，全球发展中心，2018年3月，<https://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policy-perspective.pdf>。
- ¹⁴¹ 本·斯泰尔和本杰明·德拉·罗卡，“中国债务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崩溃”，*外交*，2020年8月4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ast-asia/2020-04-27/chinese-debt-could-cause-emerging-markets-implode>。
- ¹⁴² 约书亚·梅索伊，“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腐败破坏了北京有关中非友谊的言论”，*美国传统基金会*，2018年8月8日，https://www.heritage.org/sites/default/files/2018-08/IB4895_0.pdf。
- ¹⁴³ 约书亚·梅索伊，“中国在非洲的宫廷外交”*War on the Rocks*，2020年6月25日，<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6/chinas-palace-diplomacy-in-africa/>。
- ¹⁴⁴ 汤姆·艾拉德，“柬埔寨的洪森有一位重要的选举支持者：中国”，*路透社*，2018年7月28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ambodia-election-china/cambodias-hun-sen-has-an-important-election-backer-china-idUSKBN1KI01U?il=0>；“中国承诺向柬埔寨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路透社*，2018年6月19日，<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cambodia-china/china-pledges-over-100-million-military-aid-to-cambodia-idUKKBN1JF0LQ>。
- ¹⁴⁵ “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否认参与所谓的1MDB阴谋”，*星报*，1969年8月1日，<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16/08/01/cccc-denies-involvement-in-alleged-1mdb-conspiracy/>。
- ¹⁴⁶ 玛丽亚·阿比·哈比卜，“中国如何让斯里兰卡勉强让出一个港口”，*纽约时报*，2018年6月25日，<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5/world/asia/china-sri-lanka-port.html>。
- ¹⁴⁷ 西蒙·芒迪和席佳林，“马尔代夫寻求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债务重新谈判”，*金融时报*，2019年1月31日，www.ft.com/content/fcab0410-2461-11e9-8ce6-5db4543da632。
- ¹⁴⁸ 唐温兰，“中国将打击‘一带一路’项目中的腐败”，*金融时报*，2019年7月18日，<https://www.ft.com/content/a5815e66-a91b-11e9-984c-fac8325aaa04>。
- ¹⁴⁹ 吉莉恩·戴尔，“中国是时候肩负起全球反腐责任了”，*Medium*，2018年10月19日，<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time-for-china-to-step-up-to-global-anti-corruption-responsibilities-fffb80d565be?gi=d13e27fbefdb>。
- ¹⁵⁰ Hin Pisei，“中国仍是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金边邮报*，2019年9月23日，<https://www.phnompenhpost.com/business/china-still-no1-source-fdi>；Itsiree Thongnoi，“中国首次成为泰国的首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南华早报*2020年1月24日，<https://www.scmp.com/week-asia/economics/article/3047489/china-becomes-thailands-top-source-foreign-investment-first>；“中国继续成为巴基斯坦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中央银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年1月18日，http://www.china.org.cn/business/2020-01/18/content_75626185.htm；阿曼达·科克利，“斯里兰卡：拉贾帕克萨兄弟与中国和印度在外交上走钢丝：DW：2019年11月21日”，*德国之声*，2019年11月21日，<https://www.dw.com/en/sri-lanka-the-rajapaksa-brothers-walk-a-diplomatic-tightrope-with-china-and-india/a-51352784>；Asjadul Kibria，“中国是孟加拉国的首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金融快报*，2019年11月3日，<https://thefinancialexpress.com.bd/economy/china-top-source-of-fdi-in-bd-1572769449>。
- ¹⁵¹ 安德鲁·希金斯，“在菲律宾，香蕉种植者感受到了南海争端的影响”，*华盛顿邮报*，2012年6月1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philippines-banana-growers-feel-effect-of-south-china-sea-

- dispute/2012/06/10/gJQA47WVTV_story.html.
- 152 Echo Huang, “2017 年, 中国让韩国的日子不好过,” *Quartz*, 2017 年 12 月 21 日, <https://qz.com/1149663/china-south-korea-relations-in-2017-thaad-backlash-and-the-effect-on-tourism/>.
- 153 柯斯蒂·尼德姆, “澳大利亚要求中国解释冠状病毒危机中的‘经济胁迫’威胁,” 路透社, 2020 年 4 月 28 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australia-china/australia-asks-china-to-explain-economic-coercion-threat-in-coronavirus-row-idUSKCN22A14H>.
- 154 “中国在后冠状病毒时期的宣传攻势,” *经济学家*, 2020 年 4 月 16 日,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0/04/16/chinas-post-covid-propaganda-push>.
- 155 柯克·兰卡斯特和迈克尔·鲁宾, “评估北京在疫情外交中的早期反应,” 外交关系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https://www.cfr.org/blog/assessing-early-response-beijings-pandemic-diplomacy>.
- 156 “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菲律宾,” *新华社*, 2020 年 4 月 5 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4/05/c_138949480.htm; “中国再次向柬埔寨捐赠 2 万套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 *新华社*, 2020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3/28/c_138925498.htm; “中国的基金会为缅甸抗击新冠病毒捐款,” 2020 年 3 月 2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3/30/c_138931143.htm.
- 157 Meera Srinivasan, “中国将向斯里兰卡提供 5 亿美元的‘援助’,” *印度报*, 2020 年 3 月 18 日, <https://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china-to-extend-500mn-assistance-to-sri-lanka/article31101962.ece>;
- 158 “斯里兰卡接收中国提供的抗疫医疗用品,” *新华社*, 2020 年 4 月 2 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4/02/c_138941365.htm.
- 159 柯克·兰卡斯特和迈克尔·鲁宾, “评估北京在疫情外交中的早期反应,” 外交关系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https://www.cfr.org/blog/assessing-early-response-beijings-pandemic-diplomacy>; “柬埔寨首相表示, 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升了柬中关系,” *环球时报*, 2020 年 4 月 8 日,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84967.shtml>.
- 160 “习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 *新华社*, 2017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5/14/c_136282982.htm.
- 161 萨拉·库克, “北京的全球扩音器,” *自由之家*, 2020 年 1 月,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special-report/2020/beijings-global-megaphone>.
- 162 S. Custer、M. Prakash、J. Solis、R. Knight 和 J. Li, “影响叙述：中国政府如何调动学生和媒体来提升自己的形象,” *威廉玛丽学院的帮助数据项目*, 2019 年 12 月, http://docs.aiddata.org/ad4/pdfs/Influencing_the_Narrative_Report.pdf.
- 163 Matthew Southerland, “中国军队在海外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中的作用：贡献与关切,” *USCC*, 2019 年 7 月 11 日,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USCC%20Staff%20Report_The%20Chinese%20Military's%20Role%20in%20Overseas%20Humanitarian%20Assistance%20and%20Disaster%20Relief_7.11.19.pdf.
- 164 亨利, “中国在亚丁湾的军事部署：反海盗与其他任务。”
- 165 尼尔·梅尔文, “外国军队在非洲之角区域的存在,” *SIPRI*, 2019 年 4 月,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5/sipribp1904_2.pdf.
- 166 艾立信和郝思诚, “中国通过合作来维护航道安全：在亚丁湾的反海盗行动,” *长城之外：中国远洋作战*, 编辑彼得·A 达顿和赖恩·D·马丁松。美国海军战争学院, 《中国海事研究红皮书》, 第 13 期, 2015 年,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2&context=cmsi-red-books>.
- 167 艾立信和奥斯汀·M 斯特兰奇, “中国的蓝色软实力：反海盗、参与和形象加强,” *海军战争学院评论*: 68, 第 1 期, (2015 年), 文章 6, <http://digital-commons.usnwc.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82&context=nwc-review>.
- 168 亨利, “中国在亚丁湾的军事部署：反海盗与其他任务。”
- 169 麦克德维特,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国际伙伴举行演习,” *在训练中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外训练*, 编辑甘浩森、赖大卫和谭俊辉 (卡莱尔, 宾夕法尼亚州: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出版社, 2012 年), 第 81-125 页。
- 170 海伦·拉加德, “中国全球安全追踪, 第 5 期,” *IISS*, 2019 年 8 月 1 日, <https://www.iiss.org/blogs/research-paper/2019/08/china-security-tracker-jan-to-june>; 杰夫·贝克尔、邓丽嘉、Ben DeThomas 和帕特里克·戴盖特诺, “中国在中东和西印度洋的存在：超越‘一带一路’,” *海军分析中心*, 2019 年 2 月, 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DRM-2018-U-018309-Final2.pdf.
- 171 肯内特·艾伦、菲利普·C·桑德斯和 John Chen, “中国军事外交, 2003-2016 年：趋势与影响,” *国家战略研究协会*, 2017 年 7 月, <http://www.ssri-j.com/MediaReport/DocumentUS/INSSreportChinaPerspectives.pdf>.

- ¹⁷² Laura Zhou, “中国开始与东盟举行首次联合海军演习,” *南华早报*, 2018年10月22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military/article/2169727/china-embarks-first-joint-naval-drills-asean-us-tensions-simmer>.
- ¹⁷³ 艾伦·桑德斯和 Chen, “中国军事外交, 2003–2016年。”
- ¹⁷⁴ 约翰·范·乌登纳仁和 Benjamin E. Fisher, “对外军事教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软实力,” *Parameters*, 46, 第4期 (2016年冬), 105+, Gale Academic OneFile, <https://go.gale.com/anonymous?id=GALE%7CA490693067&sid=googleScholar&v=2.1&it=r&linkaccess=abs&issn=00311723&p=AONE&sw=w>.
- ¹⁷⁵ 黄攀越, “中国将加强与斯里兰卡的军事关系并赠送护卫舰,” *中国军网*, 2018年7月24日, http://eng.chinamil.com.cn/view/2018-07/24/content_8097765.htm; “中国在缅甸内部冲突中的角色,” *美国和平研究所*, 2018年9月,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18/09/chinas-role-myanmars-internal-conflicts>.
- ¹⁷⁶ 露西·贝洛德·苏德罗和梅亚·诺文斯, “武器出口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吗?” *东亚论坛*, 2018年7月7日,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7/07/are-arms-exports-a-tool-of-chinese-foreign-policy/>.
- ¹⁷⁷ 马努·帕倍, “巴基斯坦恐怖主义: 中国用主要武器和复杂的军事演习来支持“铁哥们”巴基斯坦,” *经济时报*, 2019年3月15日,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china-backs-iron-brother-pakistan-with-primary-weapons-and-complex-exercises/articleshow/68418192.cms?from=mdr>.
- ¹⁷⁸ 玛丽亚·阿比·哈比卜, “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计划出现了军事上的转折,” *纽约时报*, 2018年12月19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9/world/asia/pakistan-china-belt-road-military.html>.
- ¹⁷⁹ 贝洛德·苏德罗和诺文斯, “武器出口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工具吗?”
- ¹⁸⁰ 西蒙·魏泽曼, “武器流入东南亚,”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19年12月,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19/other-publications/arms-flows-south-east-asia>.
- ¹⁸¹ Shantanu Roy-Chaudhury, “印度-中国-斯里兰卡三角: 国防维度,” *外交学者*, 2019年7月12日,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7/india-china-sri-lanka-triangle-the-defense-dimension/>.
- ¹⁸² “柬埔寨表示将向中国采购更多武器,” *路透社*, 2019年7月29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ambodia/cambodia-says-to-increase-arms-purchases-from-china-idUSKCN1UO0HS>; Kann Vicheika, “柬埔寨将在8月接收更多中国武器,” *美国之音*, 2019年8月1日, <https://www.voacambodia.com/a/cambodia-to-receive-more-chinese-weapons-in-august/5023527.html>.
- ¹⁸³ China Power Team, “中国在全球军火交易中的主导地位如何?” *China Power*, 2020年3月13日, <https://chinapower.csis.org/china-global-arms-trade/>.
- ¹⁸⁴ “斯里兰卡海军接收中国捐赠的护卫舰,” *Defense World*, 2019年7月11日, https://www.defenseworld.net/news/25118/Sri_Lankan_Navy_Receives_Frigate_Donated_by_China.
- ¹⁸⁵ “斯里兰卡得到中国军事援助,” *简氏防务周刊*, 2019年5月15日, <https://www.janes.com/article/88528/sri-lanka-to-receive-chinese-military-aid>.
- ¹⁸⁶ “中国和斯里兰卡承诺加强防务关系,” *新华社*, 2018年7月24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7/24/c_137345307.htm.
- ¹⁸⁷ 张晓松和朱基钗“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建立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 [At th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and Informatization Work Conference, Xi Jinping Emphasized Building the 21st Century Digital Silk Road],” *新华社*, 2018年4月21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8-04/21/content_5284783.htm; 蔡斯, “‘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与网络空间要素。”
- ¹⁸⁸ 切尼, “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
- ¹⁸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2017年6月,”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2017年6月27日, http://cs.brown.edu/courses/csci1800/sources/2017_PRC_NationalIntelligenceLaw.pdf.
- ¹⁹⁰ 切尼, “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
- ¹⁹¹ Joan Tilouine 与加利亚·卡迪力, “A Addis-Abeba, Le Siège De L'Union Africaine Espionné Par Pékin,” *法国世界报*, 2018年1月27日, https://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8/01/26/a-addis-abeba-le-siege-de-l-union-africaine-espionne-par-les-chinois_5247521_3212.html.
- ¹⁹² Patrick Cha 和约翰·海明斯, “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潜在危险,” *国家利益*, 2020年3月11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idden-dangers-chinas-digital-silk-road-131887>.
- ¹⁹³ 杰夫·D·贝克尔, 向众议院提供的有关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证词, 海岸警卫队和海上运输小组委员会, 有关“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对全球海运供应链的影响的听证会,” 2019年10月17日, <https://transportation.house.gov/imo/media/doc/Becker%20Testimony.pdf>.
- ¹⁹⁴ “吉布提基地政委: 我海军护航编队将转为以海外基地保障为主 [Djibouti Base Political Commissar: Chinese Naval Escort Task Forces Will Shift Over to Support Primarily from Overseas Bases],” *央视 [CCTV]*, 2018年12月27日, 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8_12_27_484806.shtml.

- 195 埃德尔, “藏在眼皮底下。”
- 196 Logan Connor, “柬埔寨拒绝与美国进行军事演习的决定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 *Southeast Asia Globe*, 2017年1月19日, <https://southeastasiaglobe.com/cambodias-decision-to-nix-military-exercises-with-us-leaves-many-scratching-their-heads/>; Hul Reaksmey, “柬埔寨拒绝了美国的援助计划, 接受中国的1.5亿美元援助,” *美国之音*, 2017年4月7日,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cambodia-scraps-us-aid-program-accepts-150m-china>.
- 197 “‘真正的担忧’, 柬埔寨可能拥有中国的军事资产, 尽管国防部长轻描淡写: 美国,” 自由亚洲电台, 2019年7月2日,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ambodia/concern-07022019152216.html>.
- 198 佩奇、卢博尔德和泰勒, “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前哨的交易推进了中国军事网络追求。”
- 199 利亚姆·科克伦 “无人机本应保密, 但这次坠机可能揭露了中国在柬埔寨的计划,” *ABC新闻*, 2020年2月4日,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2-05/secret-chinese-delegation-visited-cambodian-naval-base/11928184>.
- 200 Amy R. Remo, “中国向杜特尔特承诺的150亿美元投资中的菲律宾项目清单,” *每日问询者报*, 2016年10月23日, <https://business.inquirer.net/217269/itemized-list-ph-projects-covered-chinas-15-b-investment-pledges-duterte>.
- 201 Cliff Venzon, “杜特尔特努力在国内推销他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 *日经亚洲评论*, 2019年10月9日,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Duterte-struggles-to-sell-his-China-pivot-at-home>.
- 202 史蒂夫·莫尔曼, “早在当选总统之前,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就让北京知道南海是他们的,” *Quartz*, 2016年10月25日, <https://qz.com/818637/long-before-he-was-elected-president-philippines-president-rodrigo-duterte-let-beijing-know-the-south-china-sea-was-theirs/>.
- 203 理查德·贾瓦德·海德里安, “中国将目光投向了菲律宾的一个战略港口,” *亚洲时报*, 2019年1月31日, <https://asiatimes.com/2019/01/china-eyes-a-strategic-port-in-the-philippines/>.
- 204 卡罗琳·巴克斯特, “如果美国军队必须离开菲律宾, 那会怎么样?” 外交政策研究所, 2020年2月27日,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0/02/if-u-s-forces-have-to-leave-the-philippines-then-what/>.
- 205 伊恩·斯托雷, “泰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 越来越紧密,” 东南亚研究所, 2019年5月27日, 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ISEAS_Perspective_2019_43.pdf.
- 206 “中国如何取代美国成为泰国的主要防务伙伴,” *南华早报*, 2019年12月3日, <https://www.scmp.com/news/asia/southeast-asia/article/3040311/how-china-replacing-us-thailands-main-defence-partner-and>.
- 207 Panu Wongcha-um, “泰国计划与中国建立联合军工厂,” *路透社*, 2017年11月16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hailand-defence/thailand-plans-joint-arms-factory-with-china-idUSKBN1DG0U4>.
- 208 扎卡里·阿布扎, “美国应该现实地看待与泰国的联盟关系,” *War on the Rocks*, 2020年1月2日,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1/america-should-be-realistic-about-its-alliance-with-thailand/>.
- 209 斯托雷, “泰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 布莱克·赫辛格和 Elee Wakim, “从西太平洋进入的假设,” 国际海事安全中心, 2020年6月2日, <http://cimsec.org/the-assumption-of-access-in-the-western-pacific/43645>.
- 210 布兰克, “中塔军事演习。”
- 211 马铁木, “中国在中亚显得举足轻重,” 加尼基莫斯科中心, 2020年3月30日,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402>.
- 212 斯蒂芬·布兰克, “中国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 这意味着什么?” 中亚高加索研究所与丝绸之路研究项目联合中心, 2019年4月18日,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569-chinas-military-base-in-tajikistan-what-does-it-mean?.html>; 施家曦, “在中亚令人生畏的高地上, 新成员悄然而至: 中国军队,” *华盛顿邮报*, 2019年2月18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central-asias-forbidding-highlands-a-quiet-newcomer-chinese-troops/2019/02/18/78d4a8d0-1e62-11e9-a759-2b8541bbbe20_story.html.
- 213 斯蒂芬·布兰克, “中塔军事演习: 中国对俄罗斯‘势力范围’的最新入侵,” 詹姆斯顿基金会, 2019年7月25日,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sino-tajik-exercises-the-latest-chinese-encroachment-into-russias-sphere-of-influence/>.
- 214 格雷格·尼尔森和 Thomas Grove, “随着美国计划从阿富汗撤军, 俄罗斯与中国争夺在中亚的影响力,” *华尔街日报*, 2019年6月18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russia-china-vie-for-influence-in-central-asia-as-u-s-plans-afghan-exit-11560850203?mc_cid=a354509b5e.
- 215 詹姆斯·布朗, “美国公布达尔文海军陆战队的新行动,” *The Interpreter*, 2013年8月23日,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us-reveals-new-darwin-marines-move>.
- 216 “参议院评估委员会简报: 国际关系 10: 达尔文港口私有化,” 澳大利亚国防部, 2016年4月29日, https://www.defence.gov.au/FOI/Docs/Disclosures/361_1516_Documents.pdf.

- 217 保罗·巴恩斯、山姆·贝特曼、艾伦·贝姆等人，“中国向达尔文港投资：这是澳大利亚的战略风险？”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15年12月9日，<https://www.aspi.org.au/report/chinese-investment-port-darwin-strategic-risk-australia>。
- 218 贝克尔，向众议院提供的有关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证词。
- 219 杰克·德奇，“五角大楼就中国港口交易再次警告以色列”，阿尔缪尼特，2019年8月7日，<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8/pentagon-repeat-warning-israel-china-port-deal.html>。
- 220 贝克尔，向众议院提供的有关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证词。”
- 221 “新加坡与中国签订《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南华早报，2019年10月20日，<https://www.scmp.com/news/asia/diplomacy/article/3033756/singapore-and-china-sign-agreement-boost-defence-cooperation>。
- 222 与作者的私人谈话。
- 2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 2016年7月13日，http://english.www.gov.cn/state_council/ministries/2016/07/13/content_281475392503075.htm。
- 224 海军少将迈克尔·麦克德维特，“成为一个强大的“海上强国”：中国梦，” *CNA Strategic Studies*，2016年6月，第132页，https://www.cna.org/CNA_files/PDF/IRM-2016-U-013646.pdf。
- 225 赫辛格和 Wakim，“从西太平洋进入的假设。”
- 226 “巴基斯坦否认了有关中国在瓜达尔附近建立军事基地的报道，” 经济时报，2018年1月4日，<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pakistan-denies-reports-of-chinese-military-base-near-gwadar/articleshow/62370796.cms>。
- 227 孔适海，“听证会：中国军事力量投射与美国国家利益专家组 II：”
- 228 “国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2020年8月，<http://eng.mod.gov.cn/Database/DefensePolicy/index.htm>。
- 229 “国防政策。”
- 230 Alex Stone 和 Peter Wood，“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中国战略家的观点，” 中国航天研究所，第8页，2020年6月，<https://www.airuniversity.af.edu/Portals/10/CASI/documents/Research/Other%20topics/CASI%20China%27s%20Military%20Civil%20Fusion%20Strategy-%20Full%20final.pdf?ver=2020-06-15-152810-733>。
- 231 “改革理由：增强国防部响应技术变化步伐的能力，” 国防部副部长（采购、技术和物流）弗兰克·肯德尔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证词，2015年1月28日，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index.cfm/hearings-display?ContentRecord_id=2B2ED9D8-1537-4657-A9C7-AEEB584FE4F4
- 232 欧亚集团，“数字丝绸之路：扩大中国的数字足迹，” 欧亚集团，2020年4月8日，<https://www.eurasiagroup.net/files/upload/Digital-Silk-Road-Expanding-China-Digital-Footprint-1.pdf>。
- 233 切尼，“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
- 234 蒂莫西·希斯和安德鲁·S·埃里克森，“中国是否在寻求反干预？” 华盛顿季刊 38，第3期（2015年），143-156。
- 235 习近平，“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 演讲，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6年4月28日，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zyjh_665391/t1359296.shtml。
- 236 “疫情正在损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经济学人，2020年6月4日，<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0/06/04/the-pandemic-is-hurting-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 237 玛丽亚·阿比·哈比卜与基思·布拉德舍，“贫穷国家向中国借款数十亿美元。他们无力偿还。” 纽约时报，2020年5月18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5/18/business/china-loans-coronavirus-belt-road.html>
- 238 阿比·哈比卜与布拉德舍，“贫穷国家向中国借款数十亿美元。”
- 239 詹姆斯·凯恩，“中国面临一波要求减免‘一带一路’项目债务的呼声” 金融时报，2020年4月30日，<https://www.ft.com/content/5a3192be-27c6-4fe7-87e7-78d4158bd39b>。
- 240 马特·施拉德，“国内的批评可能预示着‘一带一路’雄心的萎缩，” 詹姆斯顿基金会，2018年8月10日，<https://jamestown.org/program/domestic-criticism-may-signal-china-scaling-back-its-bri-ambitions/>。
- 241 裴敏欣，“中国会让‘一带一路’悄然消亡吗？” 日经亚洲评论，2019年2月15日，<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Will-China-let-Belt-and-Road-die-quietly>。

- ²⁴² 邓秀岷、黄氏霞、Anuthida Saelaow Qian、Glenn Ong 和 Pham Thi Phuong Thao, “东南亚国家 2020 调查报告,” ISEAS-东南亚研究所, 2020 年 1 月 16 日, 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TheStateofSEASurveyReport_2020.pdf.
- ²⁴³ “卡特说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航行、飞行和行动,” 路透社, 2015 年 10 月 13 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australia-southchinasea-carter-idUSKCN0S72MG20151013>.
- ²⁴⁴ 布拉德利·鲍曼和约翰·哈迪, “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目的与手段一致,” 美国国防新闻周刊, 2020 年 4 月 22 日, <https://www.defensenews.com/opinion/commentary/2020/04/22/aligning-americas-ends-and-means-in-the-indo-pacific/>.
- ²⁴⁵ 本·道尔文和布鲁斯·沃恩, “美国联盟与伙伴的印太战略: 国会的议题,”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 2020 年 1 月 30 日,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6217>.
- ²⁴⁶ 杰夫·M·史密斯, “美国如何领导‘四国集团扩大朋友圈’抗击新冠肺炎,” 国家利益, 2020 年 3 月 30 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america-leading-quad-plus-group-seven-countries-fighting-coronavirus-138937>.
- ²⁴⁷ 孔适海, “听证会: 中国军事力量投射与美国国家利益专家组 II:”
- ²⁴⁸ 发言人办公室, “美国与东盟: 持久的伙伴关系,” U.S. 对于东盟的任务, 2019 年 8 月 2 日, <https://asean.usmission.gov/the-united-states-and-asean-an-enduring-partnership/>.
- ²⁴⁹ 丹尼尔·F·伦德和罗米纳·班杜拉, “《建设法》已通过: 下一步是什么?”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18 年 10 月 12 日,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uild-act-has-passed-whats-next>.
- ²⁵⁰ “日本,” *Donor Tracker*, 2020 年 8 月 6 日, <https://donortracker.org/country/japan>.
- ²⁵¹ “国会预算论证国外业务附录 2,” 美国国防部, 2020 年,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81/FY-2020-CBJ-State-and-U.S.AID-Appendix-2.pdf>.
- ²⁵² Will Nott, “美国政府建议削减 4.21 亿美元的教育交流资金,” *The Pie News*, 2020 年 2 月 12 日, <https://thepienews.com/news/us-fy21-budget-proposal-421m-cut-for-cultural-and-education-exchange-programs/>.
- ²⁵³ 马克斯·费舍尔和奥黛丽·卡尔森, “中国如何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纽约时报*, 2018 年 3 月 9 日,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03/09/world/asia/china-us-asia-rivalry.html>.
- ²⁵⁴ Jeremiah Cha, “亚太地区的人民对美国的好感高于对中国的好感, 但特朗普得到了负面评价,” 皮尤研究中心, 2020 年 2 月 25 日,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2/25/people-in-asia-pacific-regard-the-u-s-more-favorably-than-china-but-trump-gets-negative-marks/>.

有关此报告单详细信息，请访问

AsiaSociety.org/Weaponizing-Belt-and-Road-Initiative

其他亚洲协会政策和商业报道

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一项对比研究和在重要时刻的政策

限制国家推动贸易的政策

新美国政府的气候外交

可避免的战争：管理战略竞争的理由

为“一带一路”倡议导航

贸易陷入困境：亚太地区如何加快并引领改革

未来的情景：对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该期待什么

众志成城：通过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
以合作方式解决问题

推进美韩经济议程

在缅甸的过渡时期调和期望与现实

商业部门采取行动推动东北亚碳市场合作

调整贸易风向：美国双边主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

东北亚和下一代碳市场合作

维护亚洲长期和平

特朗普政府的印度机遇

引领亚太经贸一体化进程

对第 45 届美国总统的建议：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意见

东北亚碳市场路线图

印度在亚洲的未来：亚太经合组织的机会

避开死胡同：中国的经济整改及其全球影响



让亚洲人和美国人为共同的未来做好准备

亚洲协会是一家领先的全球性和泛亚组织，致力于增进亚洲和美国人民、领导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促进相互了解。

我们寻求在政策、商业、教育、艺术和文化等领域增长知识、加强对话、鼓励创造性表达和产生新想法。亚洲协会成立于 1956 年，是一家无党派、非盈利性的教育机构，在香港、休斯顿、洛杉矶、马尼拉、墨尔本、孟买、纽约、旧金山、首尔、上海、悉尼、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苏黎世设有办事处。